

萬有文庫

第一集二編五編百種

王雲五主編

人譜

附類記

劉宗周撰

省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0998

萬有文庫

第一二集總編五百種

王雲五
總編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人 譜

記類附
撰周宗到

國學基本叢書

010998

原序

吾鄉自陽明子講學姚江，而聖道復明。良知之教，實發前聖所未發。然論者謂其近於陸而悖於朱。不曰年有蕺山劉先生繼起，踐履篤實，矩步方行，論者又謂其得力於朱，不全於王。紛紛異同，總由學者依傍影響，不潛心體究。徒爲此以滋口舌，問其實得，茫乎未之聞也。蕺山之言曰：孔孟旣沒有宋諸大儒，起而承之，厥功偉焉。二百餘年而得陽明子，其傑者也。夫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不讓顏子，橫渠紫陽亦曾思之亞。而陽明見力直追孟子，自有天地以來，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可爲不孤。由此觀之，諸賢道統，同耶異耶，則爲此紛紛者，皆妄也。蕺山著述甚富，人譜一編，近裏著已，實自道生平所得，力向已傳播海內，因嘗置之案頭，日自省吾友王子惟四見之。謂余曰：君知先生之人譜，亦知先生有人譜類記乎？遂手一編示余。蓋卽前編所列六事工夫，而實證之先賢之言行，條分縷析，最爲精密，誠下學入德之門也。而余於其中，益窺見先生之用心矣。於課業則言過不言功，遠利也。於徵古則記善不記惡，倣朱子小學外篇之例，隱惡揚善也。不雜釋典，不參道書，正學術也。不及應驗，不入夢語，絕附會也。尊宋元明大儒爲宗，而旁及漢唐歷代遺事，崇微法也。其中偶有脫漏倒置處，不攜固陋，間爲增訂，期以繼先生之志。誌之刻，亦曷可已。康熙己卯五月之吉，山陰後學傅彩謹撰。

明史本傳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爲諸生。母章氏，姪五月而坡亡。既生宗周，家酷貧，攜之育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折薪汲水，持藥糜。然體孱甚，母嘗憂念之，不置。遂成疾，又以貧故，忍而不治。萬曆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爲塾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還行人。請養大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母，以節聞於朝。時有崑黨、宣黨，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嵐宜不可。」黨人大譁。宗周乃請告歸。天啓元年起儀制主事，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進忠者，魏忠賢也。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弑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鴻、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起李三才爲兵部尙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尙寶太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逐東林且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削其籍。崇禎元年冬，召爲順天府尹。辭不許。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東甲者。」

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餉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痛瘞，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特嚴職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於未然也。今一切詐誤及指稱賄賂者，卽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蓋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墮，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爲才譖，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悞，且陛下所擘畫，勤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謗者因而聞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廷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

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帝以爲迂闊，然歎其忠未幾，都城被兵，帝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驛，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勤上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米價騰躍，請罷九門稅，修賈區以處貧民，爲粥以養老疾，嚴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時樞輔諸臣多下獄者，宗周言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禹湯罪己與也。勃焉曩皇上以情面疑羣臣，羣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爲陰痞，識者憂之。今日當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御便殿以延見士大夫，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從而更置之，無坐綱以成其罪。乃者朝廷轉文吏如孤讎，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文武皆不足信。乃專任一二內臣，閫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悞國者。又劾馬世龍、張鳳翼、吳阿衡等罪忤帝意，三年以疾在告，進祈天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誣誤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爲忠，直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征及來歲預征，節節追呼，閭閻困敝，貪吏益大爲民厲。貴州巡按蘇琰以行李被訐於監司，巡方贓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輩，接遼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

又一道也。然大君者，天之宗子。輔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輔，率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明黨之禍，母寵利居成功，導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憚，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偃蹇，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廷儒體仁不能難。爲京尹，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聞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許。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殿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門外，笞出見侵人籠箇，焚之通衢。賙恤單丁下戶尤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鈺及宗周名上。詔所司敦趨。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與鈺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在先寬有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御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遠人自服。于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體仁，迂其言，命鈺輔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踰月，上痛憤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廟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難治五刑，歲躬斬獄以

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繩而王言褒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敲朴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遠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秦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憲坐寧使朝廈無吁咷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材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涣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儒帥失律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齋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兵哉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擬上帝輒手其疏覆闕起行數周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且獎其清直焉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觀爲大辱國帝雖不悅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募山陰人許瑚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餘才譖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其秋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槩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廷日墮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已

已以來醸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治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贍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類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遺。通津臨德有遺。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撫按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放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鄕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語

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諫遂斥爲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面嘆謂大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凡數千言帝優旨報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趨踰月入見文華殿帝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勑御史喻上獄嚴雲京而薦袁愷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獄受李自成顯職卒爲世大諾冬十月京師被兵請旌死事虛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盡行閏月晦日召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塤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衆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耶因議督撫去留則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宗周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

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受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敗。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敕宗周起。於是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詔求賢。美塗、熊開元、二臣違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安如臣宗周。竊直如臣黃道周。尙蒙赦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甚曰。法司錦衣
告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有如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可不問乎。宗周曰。錦衣齊梁子弟。何知禮義。聽寺人役使。卽陛下間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有間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卽宗周。金光辰爭之。帝叱光辰。并命議處。翼日。光辰貶三秩。調用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斥爲民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誠以鎮靜。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顧藉口鎮靜。作遜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問師期。則曰。甲仗未具。宗周嘆曰。嗟乎。是烏足與有爲哉。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

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破陳時政、言今日大計、會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穀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錄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後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關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爲、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

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誅閹定案前後詔書鶻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爲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甚滋欲殺宗周矣宗周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勸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感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宮銜世庶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開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疏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凌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骜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弈棋洶洶爲連雄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咸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寧洛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爲弘光第一美政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卽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轍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面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者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宗周宗周時在丹陽

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不敢加害而去。而黃曉駛入覈，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鬪。士英以統餹言爲信也，亦震恐。於是澤清疏，勸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劉良佐亦具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爲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欲安置陛下於烽火凶危之地，蓋非宗周一
人之謀。姜曰：廣吳姓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翊戴非其本懷。故陰結死黨，翦除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之別郡。如姓宗周入都，臣等卽渡江赴闕，面訐諸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預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氣沮。士英旣嫉宗周，益欲去之。而薦阮大鋮知兵，有詔冠帶陞見。未幾，中旨特授兵部添注右侍郎。宗周曰：大鋮進退係江左興亡，老臣不敢不一爭之。不聽，則亦將歸爾。疏入不聽。宗周遂告歸。詔許乘傳將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二曰內豎充廷，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讒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卽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曰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乘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曰推恩勸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曰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卽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出自天子。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二元惡稱寃，至

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連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速科罪名。先追贓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惜成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嘵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廠衛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釁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以殺敵而自相荼毒。又日煩朝廷。請和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釁內憂也。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都亡。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崇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尚有希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士爲存亡乎。此江万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其門人徇義者有祝淵。王毓蓍。淵字開美。海寧人。崇禎六年舉於鄉。自以年少學未充。棲峯巔。借舍讀書三年。山僧罕見其面。十五年冬會試入都。適宗周廷諍。姜塤。熊開元。削籍。淵抗疏曰。宗周憲直性成忠孝。天授受任以來。蔬食不飽。終宵不寢。圖報國恩。今四方多難。貪墨成風。求一清剛臣以司風紀。孰與宗周。宗周以迂懶斥。微之者必

清憲宗周以偏執斥，繼之者必便捷。洪武便捷之夫進，必且營私納賄，顛倒貞邪，乞收還成命，復其故官。天下幸甚。帝得疏不怿，停酒會試，下禮官議。酒故不識宗周，既得命往謁。宗周曰：「子爲此舉無所爲而爲之乎？抑勤於名心而爲之也？」酒爽然避席曰：「先生名滿天下，誠恥不得列門牆爾。願執贊爲弟子。」明年從宗周山陰禮官議上，逮下詔獄，詰主使姓名。酒曰：「男兒死卽死爾，何聽人指使爲移刑部？」進士共疏出酒。未幾，都城陷，營死難太常少卿吳麟徵喪歸其柩，詣南京刑部覈前獄，尙書諭止之。上疏請誅奸輔通政司抑不奏。給事中陳子龍疏薦酒及待詔涂仲吉、義士可爲臺諫。仲吉者，漳浦人，以諸生走萬里，上書明黃道周冤得罪杖謫者也。不許。宗周罷官家居，酒數往問學。嘗有過入曲室，長跪流涕自揚。杭州失守，酒方葬母，趣竣工既葬，還家設祭，卽投繯而卒，年三十五也。踰二日，宗周餓死。毓蓍字元趾，會稽人，爲諸生，跌宕不羈，已受業宗周之門，同門生咸非笑之。杭州不守，宗周絕粒未死。毓蓍上書曰：「願先生早自裁，毋爲王炎午所吊伐。」俄一友來視，毓蓍曰：「子若何？」曰：「有陶潛明故事在。」毓蓍曰：「不然。吾輩聲色中人，慮久則難持也。」一日逼召，故交歎飲，伶人奏樂，酒罷攜燈出門，投柳橋下。先宗周一月死，鄉人私謚正義先生。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酒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陶奭齡，皆雜於禪。奭齡講學白馬山，爲因果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宗周在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面從爲敬。入朝雖處暗室，不敢南嚮。或訊大獄會大議，對明旨必卻坐拱立，移時或謝病徒步家居，布袍粗飯，樂道安貧，聞召就道，嘗不能具冠裳。學者稱

念臺先生子杓字伯繩。

人書明史本傳

人譜正篇一

明 戰山劉宗周念臺先生著

人極圖

○ ○ 卽太極圖

○ 卽太極圖

○

按此第二、第三圖，即濂溪太極圖之第二圖。然

人極圖說

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

卽周子所謂太極。太極本無極也。統三才而言。謂之極。分人極而言。謂之善。其義一也。

繼之者善也。

動而陽也。乾知大始。是也。

成之者性也。

靜而陰也。坤作成物。是也。

繇是而之焉。達於天下者道也。放動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五性之所以著也。五性既著。萬化出焉。萬化既行。萬性正矣。

五性之德。各有專屬。以配水火木金土。此人道之所以達也。

吾易知也。坤作成物。吾簡能也。其俯仰於乾坤之內者。皆其與吾之知能者也。

乾道成男。卽上際之天。坤道成女。卽下蟠之地。而萬物之胞與。不言可知矣。西銘以乾坤爲父母。至以此天地爲男女。乃見人道之大。

大哉人乎。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其惟心之所爲乎。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無知之知。不慮而知。無能之能。不學而能。是之謂無善之善。

君子存之。善莫積焉。小人去之。過莫加焉。吉凶悔吝。惟所感也。積善積不善。人禽之路也。知其不善。以改於善。始於有善。終於無不善。其道至善。其要无咎。所以盡人之學也。

君子存之。卽存此何思何慮之心。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是也。然其要歸之善補過。所繇殆與不思善惡之旨異矣。此聖學也。

人譜續編二

證人要旨

○
無傷
太極
一曰。凜閒居以體獨。

學以學爲人。則必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心而已。自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慎獨。再則曰慎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卽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慎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獨處之時。可爲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謂之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至念及捨著無益之時而已。不覺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閒居之地可懼也。而轉可圖也。吾姑卽閒居以證此心。此時一念未起。無善可著。更何不善可爲。止有一真无妄。在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吾自欺也。吾亦與之無自欺而已。則雖一善不立之中而已。具有渾然至善之極。君子所爲必慎其獨也。夫一閒居耳。小人得之爲萬惡淵藪。而君子善反之。卽是證性之路。蓋敬肆之分也。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證人第一義也。

靜坐是閒中吃緊一事。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

○
動而無動
二曰。卜動念以知幾。

獨體本無動靜。而動念其端倪也。動而生陽。七情著焉。念如其初。則情返乎性。動無不善。動亦靜也。轉

一念而不善隨之動而動矣是以君子有慎動之學七情之動不勝窮而約之爲累心之物則嗜慾忿懥居其大者損之象曰君子以憲憲窒憇憇窒之功正就動念時力扼其轉念之關不使流而爲不善纔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而止之止之而復其初矣過此以往便有蔓不及圖者昔人云憇忿如摧山室慾如填壑直如此難亦爲圖之於其蔓故耳學不本之慎獨則心無所主滋爲物化雖終日憇忿只是以憇忿終日窒慾只是以慾窒慾以憇忿忿愈增以慾窒慾慾愈潰宜其有取於摧山填壑之象豈知人心本自無憇忽焉有憇吾知之本自無慾忽焉有慾吾知之只此知之之時即是憇之窒之之時當下廓清可不費絲毫氣力後來徐加葆任而已易曰知幾其神乎此之謂也謂非獨體之至神不足以與於此也

●無靜而三曰謹威儀以定命

慎獨之學既於動念上卜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念不自念泯也容貌辭氣之間有爲之符者矣所謂靜而生陰也於焉官雖止而神自行仍一一以獨體閑之靜而妙合於動矣如足容當重無以輕佻心失之手容當恭無以弛慢心失之目容當端無以淫僻心失之口容當止無以煩易心失之聲容當靜無以暴厲心失之頭容當直無以邪曲心失之氣容當肅無以浮蕩心失之立容當德無以徒倚心失之色容當莊無以表暴心失之此記所謂九容也天命之性不可見而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卽所謂性也故曰威儀所以定命昔橫渠教人專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爲先殆謂是與

人生七尺墮地後便爲五大倫關切之身而所性之理與之一齊俱到分寄五行天然定位父子有親屬少陽之木喜之性也君臣有義屬少陰之金怒之性也長幼有序屬太陽之火樂之性也夫婦有別屬太陰之水哀之性也朋友有信屬陰陽會合之土中之性也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率性之謂道是也然必待其人而後行故學者工夫自慎獨以來根心生色暢于四肢自當發于事業而其大者先授之五倫于此尤加致力外之何以極其規模之大內之何以究其節目之詳總期踐履敦篤慥慥君子以無忝此率性之道而已昔人之言曰五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夫惟常懷不盡之心而勉以從事焉庶幾其道于責乎

◎物物五曰備百行以考旋

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此非意言之也只繇五大倫推之盈天地間皆吾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也其間知之明處之當無不一一責備于君子之身大是一體關切痛痒然而其間有一處缺陷便如一體中傷殘了一肢一節不成其爲我又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安見肢節受傷非卽腹心之痛故君子言仁則無所不愛言義則無所不讓言信則無所不實至此乃見盡性之學盡倫盡物一以貫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吉祥之地正是不廢查考耳今學者勤言萬物備我恐只是鏡中花略見得光景如此若是真見得便須一一與之踐履過故曰反身而誠統體一極也強恕而行物物付極也

○无咎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

其要

自古無見成的聖人。卽堯、舜、不廢兢業。其次只一味遷善改過。便做成功聖人。如孔子自道。可見學者未
厭過上五條公案。通身都是罪過。卽已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仍是罪過。纔舉一公案。如此是善。不如
此便是過。卽如此是善。而善無窮。以善進善。亦無窮。不如此是過。而過無窮。因過改過。亦無窮。一遷一
改。時遷時改。忽不覺其入于聖人之城。此證人之極則也。然所謂是善。是不善。本心原自厭落分明。學
者但就本心明處一決。決定如此。不如彼。便時時有遷改工夫可做。更須小心窮理。使本心愈明。則查
檢愈細。全靠不得。今日已是見得如此。而卽以爲了手地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人譜續編三

紀過格

◎先物一曰微過獨知主之。

妄而離其天者是。

以上一過實涵後來種種諸過而藏在未起念以前彷彿不可名狀故曰微原從無過中看出過來者○妄字最難解直是無病痛可指如人元氣偶虛耳然百邪從此易入人犯此者便一生受虧無藥可療最可畏也程子曰无妄之謂誠誠尚在无妄之後誠與僞對妄乃生僞也妄無面目只一點浮氣所中如履霜之象微乎微乎妄根所中曰惑爲利爲名爲生死其粗者爲酒色財氣

◎二曰隱過七情主之

溢喜損者三樂之類

遷怒尤忌藏怒

傷哀長戚戚

多懼憂謙長謾或遇事變而失其所守

溺愛多棄妻子

作惡多坐疏疑

縱欲耳目口體之屬。

以上諸過過在心藏而未露故曰隱仍坐前微過來一過積二過○微過不可見但感之以喜則侈然而溢感之以怒則怫然而遷七情皆如是而微過之真面目於此斯備今須將微者先行消煞一下然後可議及此耳

◎

有靜而

三曰顯過九容主之

箕踞

交股

大交

趨蹶

以上足容

擎拳

攘臂

高卑

任意以上手容

偷視

邪視

易言

煩言以上口容

貌言

詭笑

視非禮以上目容

高聲

岸冠

脫帽

搖首側耳以上頭容

好剛使氣

怠懈

以上氣容

跛倚

當門

履闊以上立容

令色

遽色

作色以上色容

以上諸過授於身故曰顯仍坐前微隱二過來一過積三過○九容之地卽七情穿插其中每容都有七種情狀伏在裏許今姑言其略如箕踞喜也會箕踞怒也會箕踞其他可以類推

五行四曰大過五倫主之

非道事親 親過不諫

責善 輕違教令

先意失禮 定省失節

唯諾不謹 奔走不恪 私

私出入 私交遊

浪遊 不守成業

不謹疾 傳疾不致謹

讀禮不慎 衣服飲食居處

停喪

祭祀不敬 失齋失戒

不備物 繼述無聞

忌日不哀 欽酒茹

事伯叔父母不視父母以降 以上父子類皆

坐爲人子者 其爲父而過 可以類推

考校策仕
讚刺之類

遷轉欺君

夤緣速化

不愛民 不盡職

非道事君 長君 逢君

始進欺君

讐刺公事

遷完國課

擅議詔令

私議公祖父母官政事美惡

貪生 居鄉把持官府

囑託公事

遲完國課

私議公祖父母官政事美惡

以上君臣類

非道事兄 疾行先長

衣食凌競

出入不稟命

憂患不恤

侍疾不謹

侵公產 異母相嫌

閭牆外訴

聽妻子離間

貧富相形

久疎動定

皆坐爲人幼者

其爲長而過

可以類推

勢交 利交 濫交 獨比匪人

延譽 耻下問

嫉視諍友 善不相長

過不相規 羣居游

流連酒食 緩急不相視

初終渝盟

匿怨 強聒

好爲人師

以上朋友類

以上諸過過在家國天下故曰大過坐前微隱顯三過來一過積四過○諸大過總在容貌辭氣上見如高聲一語以之事父則不孝以之事兄則不友其他可以類推爲是心上生出來者

●不極物五曰叢過百行主之。

浮華

刻薄

輕佻

飾僞

戲動

妄語

疎誕

乖戾

不力學

不服善

不敬師

曠館職

趨附

躁進

恃勢

恃才

造次

顛沛

由徑

嫌疑

藏善

竊能

輕諾

爽約

不忍

驕

不釋怨

忘恩

忘舊

市恩

嫁禍

游夢

好閒

博奕

或賭附見

流連花石

愛聚古

玩

好色

閨門

畜婢

飼婢附見

挾妓

畜俊僕

觀戲劇

作豔詞

不安淡泊

第宅豪奢

盛飾輿馬

衣服奢侈

衣冠異製

暑月袒

科跣

飲食豐盛

宴會侈靡

嗜酒

市飲

輕赴人席

貪得

濫受

輕假

請託

居間爲利

交易不公

拾遺不還

持籌

不治生產

田宅方圓

嫁娶競財

窮追債負

拒人乞貸

圖謀風水

遇事不行方便

滑稽戲謔

好

稱人惡

訐人陰事

妄詆前賢

好訛

疏九族

薄三黨

溺女

不善勸化愚人

武斷鄉曲

虐使婢僕

欺凌寒賤

窮治盜賊

不恤死喪

見慚不掩

不敬神明

棄毀字紙

不敬五

穀殺生

食牛犬

射飛鳥

啓蟄蟲

無故斬草木

笑人體貌

破人婚姻

讀書無次序

讀書不知要

讀書不務實

讀書不能疑

書法潦草

養生導氣

復迷

以上諸過

自微而著

分大而小

各以其類相從

略以百爲則

一過積五過

○百過所舉

先之以謹獨

一關而綱紀之

以食色財氣

終之以學而叛道者

大抵皆從五倫不敍生來

六日成過爲衆惡門

以克念終焉

妖門，靈通或過日懶懶，用小訟注解之。隱闔二時，鬼門，靈通或過日懶懶，用小訟注解之。閉闔三時，

厭門，大過成過曰大惡，用大訟注解之。閉闔終日，

賊門，靈通或過曰靈惡，輕者用小訟，重者用大訟解之。閉闔如前。

聖域，諸過成過，還以成過得改地，一一還以訟法，立登聖域。

以上一過准一惡，惡不可縱，故終之以聖域。○人雖犯極惡大罪，其良心仍是不泯，依然與聖人一樣，只爲習染所引壞了事。若纔提起此心耿耿，小明火然，泉達滿盤，已是聖人。或曰：其如積惡蒙頭何？曰：說在孟子，訓惡人齋沐矣。且旣已如此，又恁地去可奈何？正恐直是不由人，不如此不得。

訟過法即靜坐法。

一炷香，一盂水，置之淨几，布一蒲團座子于下方，會平旦以後，肅躬就坐，交趺齊手，屏息正容，正儼威閒，鑒臨有赫，呈我宿疚炳如也。乃進而自訟曰：爾固儼然人耳，一朝跌足，乃獸乃禽，種種墮落，嗟何及矣！應曰：唯唯。復出十目十手，共指共視，皆作如是言。應曰：唯唯。於是方寸兀兀，汗微星赤，光發頰，若身親三木者。已乃躍然而奮曰：是予之罪也！夫則又自訟曰：莫得姑且供認。又應曰：否否。頃之一綫清明之氣徐徐來，若向太虛然，此心便與太虛同體。乃知從前都是妄緣，妄則非真，一真自若，湛湛澄澄，迎之無來，隨之無去，卻是本來真面目也。此時正好與之葆任。忽有一塵起，輒吹落，又葆任一回，忽有一塵起，輒吹落，如此數番，勿忘勿助，勿問效驗如何。一霍間，整身而起，閉闔終日。

或咎予此說近禪者。予已廢之矣。既而思之曰。此靜坐法也。靜坐非學乎。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後又曰。不是教人坐禪入定。蓋借以補小學一段求放心工夫。旨哉言乎。然則靜坐豈一無事。事近高忠憲有靜坐說二通。其一是撒手懸崖伎倆。其一是小心着地伎倆。而公終以後說爲正。今儒者談學。每言存養省察。又曰。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卻教何處分動靜。無思無爲。靜乎。應事接物。動乎。雖無思無爲。而此心常止者。自然常運。雖應事接物。而此心常運者。自然常止。其常運者。卽省察之實地。而其常止者。卽存養之真機。總是一時小心着地工夫。故存養省察二者。不可截然分爲兩事。而并不可以動靜分也。陸子曰。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今爲鈍根設法。請先爲其奴者。得訟過法。然此外亦別無所謂涵養一門矣。故仍存其說而不廢。因補註曰。靜坐法。

改過說一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人得之以爲心。是謂本心。何過之有。惟是氣機乘除之際。有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者。有過而後有不及。雖不及亦過也。過也而妄乘之。爲厥心病矣。乃其造端甚微。去無過之地。所爭不能毫釐。而其究甚大。譬之木。自本而根而幹而標。水自源而後及于流。盈科放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慎防其微也。防微則時時知過。時時改過。俄而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叢過矣。隨事過隨事改。改之則復于無過。可喜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雖然。且得無改乎。凡此皆卻妄還真之路。而工夫吃緊。總在微處得力。云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真能謹微者也。專言毋我。卽顏氏之克己。

然視子則已粗矣其次爲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視顏則又粗故夫子僅許之曰可以爲難矣言幾乎其勝之也張子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痛在亦爲其徒求之顯著之地耳司馬溫公則云某生平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于大過乎若邢恕之一日三檢點則叢過對治法也真能改過者無顯非微無小非大卽邢恕之學未始非孔子之學故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不然其自原憲而下落一格轉粗一格工夫彌難去道彌遠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

改過說二

人心自眞而之妄非有妄也但自明而之暗耳暗則成妄如魑魅不能晝見然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其爲本體之明固未嘗息也一面明一面暗究也明不勝暗故真不勝妄則過始有不及改者矣非惟不改又從而文之是暗中加暗妄中加妄也故學在去蔽不必除妄孟子言君子過之如日月之食以喻人心明暗之機極爲親切蓋本心常明而不能不受暗于過明處是心暗處是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即是過暗中之明即是改手勢如此親切但常人之心雖明亦暗故知過而歸之文過以不在暗中反在明中君子之心雖暗亦明故就明中用個提醒法立地與之擴充去得力仍在明中也乃夫子則曰內自訛一似十分用力然正謂兩造當庭抵死讐對止求個十分明白纔明白便無事也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何如如此反覆推勘討個分曉當必有怡然以冰釋者矣大易言補過亦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與之補出歸于圓滿正圓滿

此旭日光明耳。若只是皮面補綴。頭痛救頭。足痛救足。敗缺難掩。而彌縫日甚。仍謂之文過而已。雖然。人固有有過而不自知者矣。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遙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輔吾所知之不逮。尤有不容緩者。

改過說三

或曰。知過非難。改過爲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未嘗復行之行。而後成。未嘗不知之知。今第曰知之而已。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抑何改過者之寥寥也。曰。知行只是一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知者行之審。行者知之實。故言知則不必言行。言行亦不必言知。而知爲要。夫知有真知。有嘗知。昔人談虎之說。近之顏子之知。本心之知。卽知卽行。是謂真知。常人之知。習心之知。先知後行。是謂嘗知。真知如明鏡常懸。一微永微。嘗知如電光石火。轉眼卽除。學者由嘗知而進于真知。所以有致知之法。大學言致知在格物。正言非徒知之。實克踐之也。致之于意而意誠。致之于心而心正。致之于身而身修。致之于家而家齊。致之于國而國治。致之于天下而天下平。苟其猶有不誠。不正。不修。不齊。不治。且平焉。則亦致吾之知而已矣。此格物之極功也。誰謂知過之知。非卽改過之行乎。致此之知。無過不知。行此之行。無過復行。惟無過不知。故愈知而愈致。惟無過復行。故愈致而愈知。此遙善改過之學。聖人所以沒身未已。而致知之功與之俱未已也。昔者程子見獵而喜。蓋十二年如一日也。而觀乎此。雖細微之惑。不足爲賢者累。亦以見改過之難。正在知過之尤不易矣。甚矣。學以致知爲要也。

學者姑于平日聲色貨利之急逐一查檢直用純灰三斗，澆灌筋骨于此露出靈明方許商量日用過
端下落則雖謂之行到然後知亦可。昔者子路有過七日而不食孔子聞之曰由知改過矣亦點化語
也若子路可謂力行矣請取以爲吾黨勵

人譜類記增訂一

明 董山劉宗周念臺先生著

體獨篇

○大學云。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述體獨第一。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而後室。又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誠立而萬善從之。

楊龜山先生曰。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意而已。詩書所稱。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于此。故于觀曰。觀暨而不薦。有孚惠若。

或問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又曰。主靜立人極。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敬勝百邪。無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心有所向。便是欲。

王心齋曰。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一日謂門人曰。爾輩相從。只是學得某言語。所以不進。盍行之。因請問力行之要。曰。且靜坐。

朱子曰。凡學。須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言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

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

張敬夫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凡有所爲而爲之謂利，無所爲而爲之謂義。邵康節曰：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蔡元定貽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自懈弛也。

薛文清公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又曰：予每夜就寢，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若有不合，則輒轉不能寢，必思所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無事不可對人言者耳。

陳了翁先生雖閒居，容止常自莊敬，言不苟發。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曰：吾豈嘗有欺于人耶？何爲有此間也。

程明道在蘆州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入山，見林木之佳者，便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中不可着一事。

張子韶先生年十四，遊膠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鐸金，不啓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敝容危坐，對簡編若與神明伍，乃相與驚服而尊師之。

胡敬齋先生處家庭，如在朝堂，對妻孥如對大賓。造次顛沛，未嘗少違幾微隱約之地，則愈嚴愈密。嘗有

詩云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先交爭莫在此要不愧皇天

劉璡嘗與兄璵連棟隔壁璵于夜間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璵怪問之乃云向未着衣帽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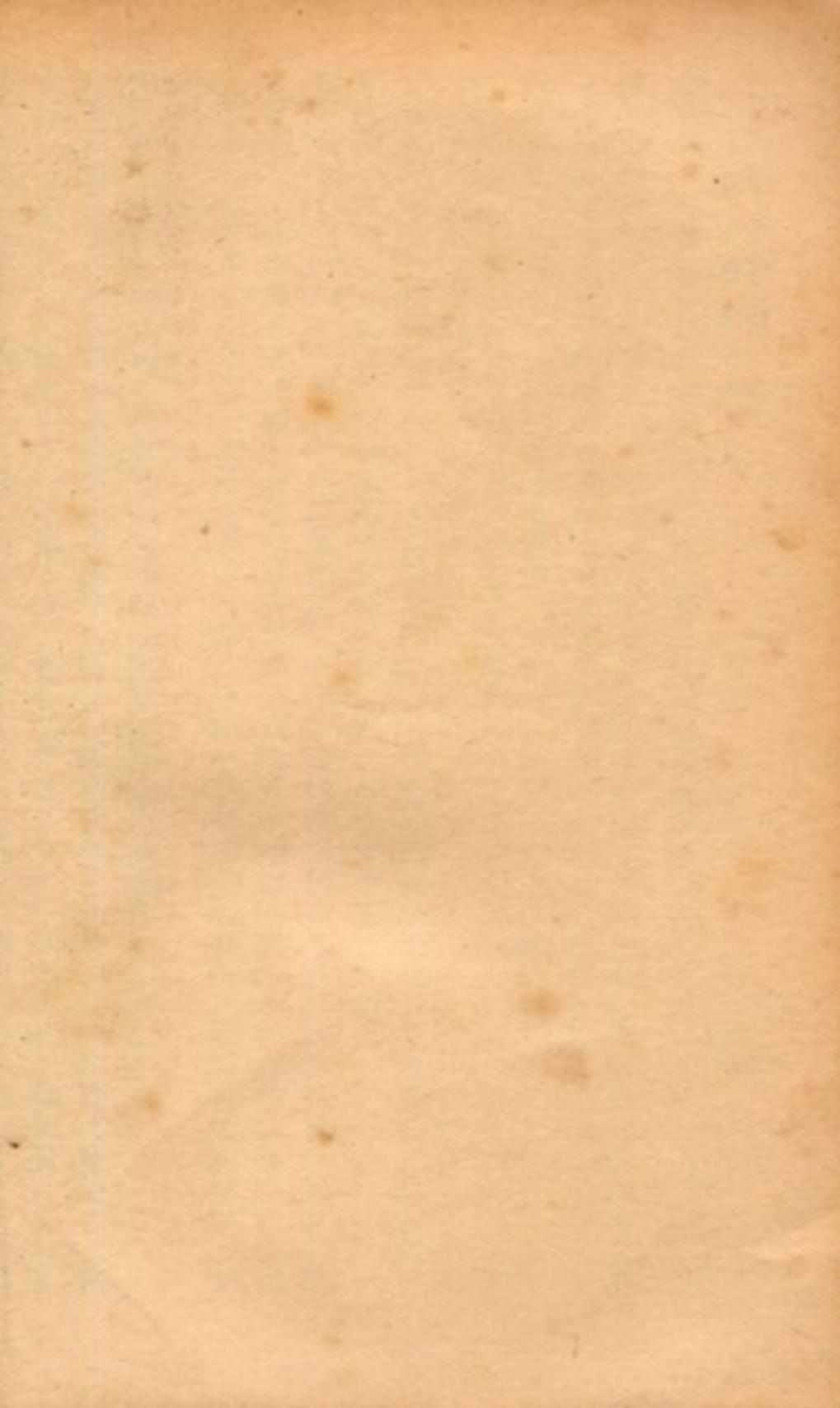
趙軌少有行簡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誠諸子曰機杼之物不願侵人後爲齊州別駕

徵入朝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踐踏人禾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夏公原吉使吳中館于范文正公書院之偏室夜三鼓適范氏子孫有事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冠獨坐

俟贊者至禮畢方就寢前輩之用心如此

右記體獨錄古人謹獨之說而併及行事之最近者獨不可名卽言之已成逗漏況行事之著乎此所謂近似者也舉似以求真善學者幸反身而自得之



人譜類記增訂二

知幾篇

○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如石焉。用終日斷可識矣。述知幾第二。凡所類記悉依續編目錄次第訂正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知曰智守曰信又曰幾微故幽。

此微字卽道心惟微之微幽莫過于鬼神知幾其微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濂溪只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又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項相拒榮陽成臯之間我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要牢劄定脚逐漸挨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薛文清公曰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掃除以全吾湛然之性

周子曰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朱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若是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只是眼前事纔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如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做詩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到得合用處都不着力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朱子曰纔說偏了又着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闇室求物把火來照便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

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不知不覺自會變不消得費力。

朱子又曰人性褊急發不中節者當于平日言語作止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所發自有條理。龜山門人相傳指訣嘗令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王陽明先生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又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譽而喜見毀而戚則將皇皇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又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于慾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是灑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懼之無間。

邵康節先生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飲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酒微酣飲未微酣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無可奈何四字內有形容不盡之妙讀者當意會之程伯子少好獵既見周茂叔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偶自外幕歸途中見獵者不覺心喜乃知前此果未也舉此兩則以見喜字之意程子曰治怒難治懼尤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薛文清公嘗自言二十年治一怒字不盡以是知克己之難。

予更聞其聲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強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伊川先生赴涪渡江舟幾覆舟中皆號泣先生獨正襟危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人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故耳

謝上蔡多恐怖每于危塘上蹈險以習之恐怖有根危塘之習且從方寸識取語云世上無知人欲敵

呂原明晚年習靜雖警恐顚沛未嘗少動自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于水而先生安坐轎上神色不動

第五倫嘗自言兄子病一夜十起退而輒熟寢子病則不起然終夜爲之不寢孰謂人果無私乎朱文公曰知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會省察了

陸澄在官忽家信至言兒病危心憂悶不能堪陽明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自有箇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於此多認做天理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以上兩則是說愛不可誤看

周茂叔先生愛蓮說有曰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子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菊之愛陶之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舉此以爲用愛之準會心人當不遺也

張思叔詬僕夫伊川先生曰何不動心忍性

一友每易動氣責人。陽明先生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人不是。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笑暇責人。解大紳曰。虛其心常在照養。日之間。則天下無可隱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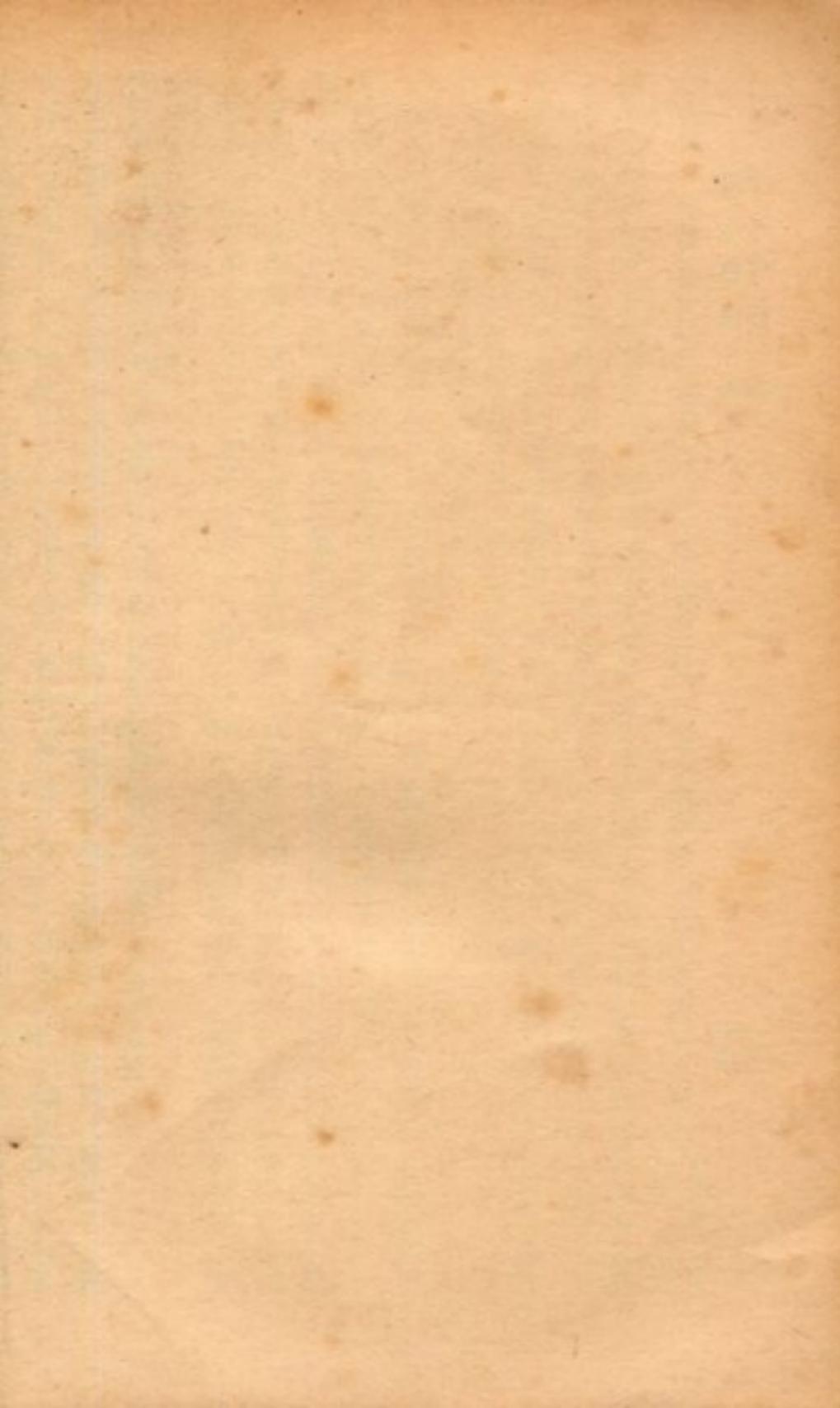
伊川先生嘗自言。吾受氣甚薄。早年多病。晚乃愈康。年七十二。不減壯盛時。門人問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過爲攝持歟。先生曰。吾深以忘生徇欲爲恥。

元城劉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四。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懃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于炎瘴之地。已是不孝。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可以自主。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又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大夫。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居坐必端正。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畫寢。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享拜疏。七十有二。未嘗廢缺。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謝上蔡云。某色欲已斷二十年矣。蓋欲有爲。必須強盛方勝任。故斷之也。問于勢利何如。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

陸澄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陽明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無做劫盜的閒思雜慮。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干貨色利名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光光都消滅了。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右記知幾。後儒論學。都認不得幾字。但就動念上討分曉。便謂之知幾。其實後人所謂幾。非周子幾善。

惡之幾亦非聖人知幾之幾也。○學者終身造詣只了得念起念滅工夫便謂儒門極則此箇工夫以前則委之佛氏而不敢言此箇工夫以外則歸之霸闕而不屑言遂使儒門淡薄爲二家所笑而吾儒遂不能舍二家以立腳以故往往陽謂佛而陰逃禪名聖真而雜伯術虛無功利之說縱橫以亂天下聖學不傳悲夫。



人譜類記增訂三

定命篇

○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述定命第三。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叛道矣。禮卽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于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以成性也。禮非止著見于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

呂原明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朱子曰。九容九思。便是涵養。

周海門曰。容貌詞氣德之符。一切容儀皆能淑慎。使人望而知爲我輩人。方見實學。

萬思默曰。人心惟危。故易動。易動故有一種躁率粗獷之氣。不覺發來與物相忤。所以雖向好事。勤多因悔。客道心惟微。微便細膩。聖賢兢兢在微處用功。所以氣平色和。動必安詳而吉。以上詩言
九容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程子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

朱文公每徒步行報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則徘徊瞻顧緩步微吟

鄉先輩陶庸齋篤尙理學每見門弟子有交股時輒正色讓之曰小交則小不敬大交則大不敬以上足容

陳才卿見朱晦翁以右手拽涼衫袖口偏于一邊晦翁曰夜來說手容恭公卻如此才卿赧然急入手鞠躬曰忘了晦翁笑曰爲己之學有忘耶

有學者每相揖畢則縮左手袖中晦翁曰公嘗縮着一隻手便不是舉止模樣以上手容

記曰凡視上于面則傲下于帶則憂傾則姦

萬思默曰凡物誘人色爲甚人爲誘所入目爲甚故養神之道全在收視收視者非瞑目不視蓋嘗不欲盡視也如所謂平視含光之意此養德養身之至要語云平視則心柔甚有味以上目容

孔子至周觀禮見太廟有金人三械其口因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多敗毋多動多動多患

賀欽學于陳白沙先生之門與人言論侃侃白沙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于是作書室于後圃扁書深沉和平四字以自警以上口容

程子曰戲謔甚害事不戲謔亦存心養性之一端

蘇子瞻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生平頗好談諧范祖禹每戒之子瞻後與人謔必囑曰勿令范十三知之士大夫倉卒間不能自捫其舌賴有畏友亦可補救于萬一也

王陽明先生少好謔。自見婁一齋告以聖人可學而至。深契之。自是常端坐省言。同業者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當改也。以上聲

徐積初見胡安定公。頭容稍偏。安定厲聲曰。頭容要直。徐驚起。自思不特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以上頭

程明道嘗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之意。

張橫渠先生自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李廷平初喜馳馬乘醉卽馳。至一二十里。後來涵養到時。行路起初如此。將到亦是如此。如呼一便一聲。如此聲聲都如此。皆是涵養得力。變化氣質處。以上氣

程伊川入侍經筵。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終日侍立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某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以上立

二程先生在伊川。極峻整。然跡于峭刻不可近。惟明道和易而不失其正。甚得孔氏家法。一日明道與弟同赴一寺。兄由左門。弟由右門。左門之人隨明道者以數百計。右乃寥寥。伊川見之歎曰。此是頤不及家兄處。

劉立之謂從明道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氣象。

或問色容莊最難。朱子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以上色

右記九容九容便有九思若只言九容便是僞也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以上諸君子都從此得力過來然猶不可不辨也昔曾子寢疾而發歎于孟敬子惓惓于三者之道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人譜類記增訂四

疑道篇

○中庸云。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述疑道第四。

總記

程子曰。凡不能動人。只是誠未至。于事厭倦。亦是無誠處。又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嘗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朱子曰。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質偏處。意欲萌處。與平常所講相似。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于人倫最切近處。亦都不得絲毫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王陽明曰。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記明父子有親第一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屬屬。如

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司馬溫公曰某事親無以踰于人能不欺而已矣至于事君亦然又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錄記而佩之時習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于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曾子嘗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甦盛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逐出包不得已廬舍外旦入洒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歲餘父母感悟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習身口所安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後諸弟不能自立包復賑給之

王祥性至孝因繼母朱失愛于父及父母有疾祥衣不解帶湯藥必躬嘗母嘗欲食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爲誠孝所感

羅仲素讀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始于見得有不是處耳。

呂原明事正獻公。雖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幘縛袴，衣服惟謹，出入必告于親。

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婦奉侍勤謹，孝行克譖。每日焚香爲父母祈福，百計娛樂暮景。

崔沔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脫衣而奉者三十年。每美景良辰，必扶持晏笑，令母忘其所苦。母卒，毀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于母。慈甥姪甚于子，所得俸悉以分惠。曰：「風木旣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吾嘗待之，庶幾九原慰安也。

楊乙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饑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屨爲備不受。曰：「吾親烏可一日離也？」父母相繼死，乞得棺，脫己衣斂之。雖嚴寒赤身弗恤，葬于野，卽露宿棺旁，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缺失。

李步行買菜備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飲父。又間致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嘗給里中。有不順之子，必曰：「何不學李步行！」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歲，其父當行，乃詣宣請代。官不許，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

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故君子頓步而不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任盡言事母至孝母老多疾未嘗離左右思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言語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于是朝暮候視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張魏公欲辟之力辭曰盡言假使得一神丹可以長生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況能舍母而與公軍事耶庾黔婁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驚其忽至時易疾方一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糲甜苦便明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每夕稽頸北辰求以身代

徐積父卒時方三歲晨昏匍匐求其父甚哀稍長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旣冠從安定胡先生受學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側每見衣冠問候備物盡志惟恐有失應舉入都載母與俱比登第年已過壯未娶或問之曰娶非其人必爲母患固有待也母亡廬墓三年雪夜伏墓側哭不絕聲神宗元豐八年詔賜帛米卒謚節孝先生

胡敬齋執親喪水漿不入口哭踊每夕方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耽齋名
居仁伊川喪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于惡何子平以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東士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嘗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就涼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油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欲爲葺理子平不許曰我天地間

一罪人耳。屋何宜覆。太守聞而矜之。爲營塚壙。

王哀痛父死非命。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至墓拜跪。攀柏哀號。涕淚着樹。樹爲之枯。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爲之廢夢。我之篇。邱鐸葬母。鳳鳴山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于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卽遯去。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

李卿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請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思也。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許文正公疾革。家人有祀事。公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考。起奠獻如儀。旣徹而卒。

柳公綽天性仁孝。丁母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甚謹。其有外婚姻者。一不知。非薛所生也。在公卿間。最有家法。子仲郢。端嚴好禮。起居一遵父教。叔公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東帶出。遇于路。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敢上。公權屢辭焉。仲郢終不以達官故少改也。

記明君臣有義第二

韓魏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畏避。或諫曰。公所爲誠善。然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亦無處所。公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生死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于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極不爲哉。

司馬溫公爲相。以身徇國。勤勵庶政。時已得疾。賓客見其瘦。引諸葛食少事煩爲戒。公曰。生死命也。爲之

益力疾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

孝宗隆興中除朱子提點江西刑獄。促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卽入對。無及也。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逆探上意。爲面謾乎。及奏對。反復于天理人欲之際。甚力。帝稱善焉。劉器之爲諫官。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卻立。俟天威稍霽。復前極論。殿廷觀者。皆汗流縮頸。目之爲殿上虎。

山陰汪公應軒。以庶常出守泗州。泗民惰。弗耕桑。公首勸耕。買桑千本植之。募女婦善治蠶者。教蠶事。會武宗駕駐南都。詔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公奏言。泗州地瘠民貧。流亡載道。其婦女存者。跣足蓬首。不堪見聞。萬無以應明詔。臣向募桑婦若干人。倘許納宮中。俾授蠶事。有裨聖治。不淺。詔乃止。

蔣司空瑤。守揚州時。會武宗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賂遺。莫可質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則患止于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爲媚悅。白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主。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上熟視之。曰。眞酸子也。吾無須此。亟持以歸。公叩首謝而去。

張橫浦先生。以不附和議。爲秦檜所惡。嘗使人諭先生曰。大凡立朝。須優游委曲。先生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

鄭端簡公。曉將廷試。董學士玘薦之政府。一日來顧。出擬彭澤父老送淵明致仕文。令爲之曰。此元老石

齊楊公意也。其尊人聞之，艴然不悅曰：「後學初入仕，當患所以立。若通謁相門，他日何所不至？獨不聞張師德、劉元城事乎？」端簡遂往，董辭焉。

司馬溫公與姪書云：「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者無數，而以愚直處其間，如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

太傅金文通公諴子弟云：「我在官日，汝輩少做一件得意事，則我休官日，汝輩便省一件失意事。」程明道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令晉城時，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恤，孤寡者責之親戚鄉黨，使之無失所。鄉必有校，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任三年，民愛之如父母。每于坐處，書視民如傷四字，曰：「顥嘵媿此四字。」

張橫渠先生爲雲岩令，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于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調戒子弟之意。

黃勉齋知安慶，至則金人已破光山，民情震恐，議修城以備。爲請于朝，公不俟報，卽日興工，分十二料，先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所，督工分料主之。城成，會金人破黃州，東西皆陷，獨安慶如故，繼而霖潦巨浸，暴至城屹然無損，郡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生我者，黃父也。」

王端毅公恕爲太宰，嘗語人曰：「宋人有言：『凡仕于朝者，以餽遺及門爲恥；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恥。』今勤輶曰贊儀，贊儀而不羞于人，我寧不自恥哉？」

章拯者，楓山先生姪也。官至司空，清操淳朴，與楓山等致政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拯有慚色。

明繼統陳迪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磔於市。上命割其肉塞迪口，因問卿肉氣味何如？對曰：忠臣孝子，肉豈腥膻？臣嘗其美人聞其香，殿下豈不聞乎？

儲福洪武初隸燕山衛籍，生平慕顏魯公、文文山之爲人。建文末挈母妻逃去。文皇卽位，詔勾戌卒入伍。福仰天泣曰：吾雖賤卒，義不爲叛。日夜號呼，不食而死。妻范氏年二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走山谷中，不欲聞之姑也。然貧無以存，一日往澗水浣衣，見旁有席草，因織席易米奉姑。姑沒廬于墓側，年八十餘方卒。自後草不復生。土人傳爲異事。

薛西原嘗言：雖小事不可爲人囑託，縱能免人于患難，而損自己之廉恥多矣。己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于心，不可忘也。督之于死，不可改也。

高繼成先生有田百畝，租入必先輸賦，曰：草莽中惟此爲君臣之義。

司馬溫公自辭樞密歸洛，絕口不言時政，鄉人欽重之，曰：此真相公也。

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位，何爲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顧沾沾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記明夫婦有別第三

梁鴻娶妻孟光，夫婦相敬如賓。嘗避地吳中，依大家皋伯通家居廩下，爲人貨畚，每歸，妻爲具食，不敢于

鴻臚卿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愾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山濤爲布衣時，家貧，謂其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耳。韓貞靜儉約不改。後濤果大貴，爵及千乘，而無嬌態。

房玄齡妻盧氏，有賢德。玄齡微時，病欲死，謂妻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須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刷一目示玄齡，以明無他。後玄齡病愈，自微至貴，禮之終身。

吳康齋從父官京師，奉父命歸娶。既娶，共往謁父，然後敢同室。

許氏家則曰：婦女日守閨門，躬習織紡，至老勿踰內門。如有恣性越禮，遊山上冢，賽神燒香，銜露體而殊非士族家法。子孫泣諫之。父兄丈夫必痛遏之。

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屬。約婚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顧未三十時，亦未能做此事。

劉廷式既定婚，越五年登第。其所聘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不可以配貴人。劉曰：失明于定婚之後，義不可棄。若此女我不取，將何所歸？爰擇吉成禮。夫妻相敬如賓，每攜手而行，生二子。後瞽女以疾卒。廷式哀哭不已。時東坡爲太守，慰諭之曰：哀生于愛，愛生于色。君娶盲女，愛何從生？廷式曰：某知亡妻哭妻，不知其有目與無目也。東坡撫其背曰：真丈夫也。瞽女所生二子，皆登第。

司馬溫公中年無子。夫人爲置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一日，夫人歸甯，令妾捧茶以進。適公方讀書，妾乘間請曰：此何書也？公拱手正色曰：尚書。而讀書自若。妾逡巡而退。

韓魏公在政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其且留爲暮年歡公曰所樂幾何而嘗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曾子喪偶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

韓文公年五十喪其闢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并納妾爲勸言及輒怒曰我年已半百復何爲哉卒獨處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溫足教其念書作對句其清心寡欲如此

或問妻可出乎程子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又問古人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而遽出其妻者似此亦無甚害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君子不忍以大故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

或問婦婦于理似不可取程子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婦婦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記明長幼有序第四

漢鄭均兄爲縣吏頗受餧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以復得爲吏受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北魏楊椿楊津兄弟議讓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于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寐閣前承候安否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初津

爲肆州椿在京每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男女百口同爨庭無間言
崔孝芬仁慈長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侍候顏色一
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需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父挺與叔振兄弟同居振亡後孝芬
等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 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納
李氏之庫四時分費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

孫棘家世孝友時發民丁戌邊弟薩應行棘妻許氏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謬役小郎姑臨亡時以小郎
囑君今未婚娶家道不立君今有三子死復何恨棘遂詣郡願代薩行薩辭自引不願兄代太守張岱疑

其不實分置二人令吏私察之各報以從其所請顏色共悅甘心就戌岱表上之詔特原免
晉咸寧中大疫庚衰兩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癟氣方盛父母諸兄皆出次于外衰獨留不去父母強之
乃曰衰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兩兄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氣既歇家人乃
返毗病得瘳衰亦無恙

黃士俊敦篤孝弟赴公車途聞兄病篤歎曰焉有急功名而緩視胞兄之死耶半途歸後一科會試大魁
天下

或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能容當如何朱子曰從古來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本多有只是爲人子止于孝而已

王陽明先生曰舜能化象其機括只在不見象的不是

王覽母朱遇祥無道，以祥前母所生也。覽方數歲，見母撻兄，輒涕泣抱持，至成童時，每諫其母。母虐少止。懼母置毒飲食予祥，日夕必與共膳。母以非禮使兄，覽輒身爲分勞。又虐使祥妻，則覽妻亦趨而共。後母因以悔悟，待祥如己子。

周文燦性敦友愛。其兄嗜酒，仰燦爲生。一日乘醉毆燦，鄰人不平而詈之。燦怒曰：「兄未毆我，如何離間我骨肉也？」司馬溫公嘗書其事以示人。

謝述字景先，少有至行。事兄盡誠敬，次兄景仁素憎述，遇之無禮。及景仁病，述盡心事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暫櫛者累旬。景仁深感媿，友愛遂篤。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搘曰：「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搘曰：「

梁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用悉就典者請焉。後仕于外，妻鄰氏，書求夏服時，軌爲給事中，廓答書云：「知須夏服，計給事自相供，無煩別寄。」向使廓從妻言，乃乖離之時也。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伯康年八旬，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章三益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爲寇所執。公曰：「吾兄止此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幼兒無

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脅之不屈終不加害而去。

記朋友有信第五

陳師道律己甚嚴居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公欽之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僥顛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敢望其來吾將見之恐其不吾見也子能介于陳君乎公知其貧懷金餽之聽其議論竟不敢出口一日章惇欲交師道亦令觀以書通之師道答書云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于王公師道與章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素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名義聞命走門失其所以見招之意公又何取焉卒不往

白敏中在長慶年間王棨再秉文衡意欲以第一人處之嫌其與賀拔基爲友因密令親知導意敏中如教既而基造門左右辭以他適敏中聞之躍出見基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足爲榮乃至輶負至交相與

飲醉或以語檠檠曰吾比只得敏中今當更取基矣遂以第一人處基而敏中居三

程子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覲而善工夫多人之于朋友修身誠意以待之疎惑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朱子曰朋友之間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

王陽明曰交友以相下爲主故相會之時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養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又曰大凡交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

陽明先生客座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于匪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奔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

財贖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爲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爲逆子，戒之戒之。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寇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我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爲耶？」賊旣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人，而敢獨留？」巨伯曰：「友人有病，不忍委之，甯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不可以入有義之國。」遂率師而還，一郡獲全。

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與羅玘交厚。會玘病癆，從者亦死。吳爲煮粥餉之，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次，不爲勞圮。玘語人曰：「某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後同登進士。

潘叔度與呂伯恭同年進士。潘年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卽俯首執弟子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朱子甚稱歎之。

儲柴墟于陽明先生前輩也。先生登第時，柴墟已官太僕少卿。其後往來問學，若弟子方叔賢在吏部與先生同官，而叔賢位正郎，在先生上。一日論學有契，卽執弟子禮，人皆以爲不可及。

右記五倫學問，隨人大做大事，小做小事，總之不遠于一誠者皆是。而品地之高下，有不必盡論者。君子亦誠而已矣。記及楊乙、李步行等，正以媿一輩讀書識道理者。

人譜類記增訂五

考旋篇

◎書云。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述考旋第五。

總記

程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朱子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從兄。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分別一個是與非而去彼取此。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窄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勢利紛華。聲伎游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

記警浮華第一

魏傅嘏弱冠知名。不輕與人交。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徒黨。鬻聲名于閭閻。而夏侯元以貴臣子有重望。爲之宗主。咸欲求交於嘏。嘏輒避之。友人荀粲謂之曰。夏侯太初與何、鄧皆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嘏曰。太初志過其量。能合虛譽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成。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鄧元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譽而無關鑰。此三人者。以吾觀之。皆敗德。

也遠之猶恐及禍況昵之乎未幾三人相次誅滅親友連坐者甚衆而嚴歷顯位以功名終
曾顏舍篤於孝友爲朝野所推重嘗與子弟論中朝人物必推重行實而抑絕浮華人間少正卯盜跖其
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爲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露人思加僇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
之少正卯爲甚人咸服焉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此生過激之論人若無勤學敬身一枝始非不幸中之幸也

劉蕡質直惇厚于書無所不諳而其教子孫必先孝悌而後文藝每曰士無實德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鄭彝嘗以六朝文選教子彝兄見之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弄月汙人行止夫教子
文選猶謂不可古人敦崇實德如此

近見童蒙須知一帖最于蒙養之功說得親切末云童子亦趨時人心何由得古不急以莊嚴格語薰
育初心徒以華飾麗句發其風藻吾恐巧慧日開濁龐日薄也父兄但思榮其身不思葆其心蓋心者
箕裘萬葉之根本聰明洩心則所延必促樸茂維心則所祚必長果能培養此心以迄老成則遞相告
誠綿延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聰明洩心所延必促此論後生極當體會

世人稱風流才子必推王謝然見王謝子弟鮮有年至五十者惟王導年六十四義之年五十九謝安
年六十六耳其後子孫名德不及祖父而愛尚虛元競圖辭章浮華盛而根本衰本衰者先仆自然之
理不信浮華之害熟讀王謝家傳自知

記警刻薄第二

吳陸遜討山寇還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所在愁擾後遜見吳主語次及式稱爲佳吏吳主曰式毀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愛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吳主歎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所難

王氏自晏首以來世居建康之馬糞巷僧綽僧虔以忠厚傳家門風寬恕虔子志尤爲惇實門下客嘗盜其車轔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蓋其過而稱其美兄弟子姪皆敦厚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多長者

敦厚固本于天性尤要在祖父之教育彼烏衣巷中風味不及馬糞巷遠矣故烏衣子弟鮮有得壽考者

韓魏公在中書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自封識不令人見嘗有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拯退而自見且媿且歎曰韓公真盛德也王陽明先生父海日公有以附劉瑾事誣之者或勸之辨白曰此吾同年友事若白之是我訐友也竟不辨後陽明官京師聞士論猶爲此事紛紜陽明欲具疏奏辨公馳書止之曰汝以此事爲父恥倘攻發吾友反爲吾一大恥遂止

金誠好讀書家本術籍指揮使麻張素無賴詬曰軍餘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蓬草烈日中稍緩撻之誠泣曰讀書求顯揚今虧體辱親矣張愈怒逮其父笞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永樂丁酉誠領鄉薦第一

明年成進士。爲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詣刑部。望見誠一步九頓。誠笑迎之。言于大司寇。釋其罪。張感泣。時人莫不歎其惇厚。

餘姚趙錦爲南御史。清軍雲南。上疏忤嚴嵩意。被逮。械行萬里。途中墜車陷塹。瀕死者再。既至下獄。杖之百錦自分必死。幸而削籍歸。後嚴嵩敗。起錦巡撫貴州。過江右。見嵩墓厝道旁。惻然言于監司。加守護焉。固後又以忤張居正黜歸。及張死。籍沒。錦起爲大司寇。力請寬恤。乃得少解。其厚德如此。躋大位。享高壽。固其宜矣。

徐文貞公階宴客。一客取金杯置帽中。公見之。席罷。左右告公少杯。公曰。已收矣。其人酒酣潦倒。帽杯落地。公佯不知。使得仍取置帽中。

自古厚德人未有不受天厚報者也。今人貧窮孤苦。只怨上天薄待己。不知自家先薄待自家。如何天反于汝。獨厚陳眉公曰。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情福事。數語使人尋味不盡。厚德不徒一事。上見須積而後厚。其忘恩。譬如化爾。我固德之大者。即如見人議論人短長。有可掩覆處。爲之掩覆。見人作事愚鈍。有可提醒處。爲之提醒。見人狠結冤仇。有可解救處。爲之解救。積之既久。自然高厚。又昔人云。譬如我穿縗衣囚服。道遇吉祥善事。相與引而避之。其事雖小。其心則厚。易所謂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勿爲者。此類是也。

記警輕佻第三

晉卞壘方正質實。以繩檢自持。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鲲爲達壘厲色于朝。曰。悖禮傷教。莫斯爲甚。中

朝儀禮實曲于此欲推奏之丞相王導不從乃止然聞者莫不嚴憚高座上人于王丞相前恆偃臥其側見卞令便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陶侃恭而近禮愛好人倫職事之暇終日斂膝危坐嘗誡子弟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以爲宏達耶

唐張九齡風儀秀整異于衆流元宗于朝班望見之謂左右曰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後用人必問

曰風度得如張九齡否

宋王曾質厚寡言笑望之端凝若神少與楊億同在侍從之列億善談諶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吾不敢以戲也

記警飾僞第四

公孫宏起家徒步至爲丞相性詐善欺每示儉約以釣名譽有故人高賀謁之宏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吾自有之宏大慚賀告人曰丞相內服貂蟬外服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看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始疑其矯汲長孺曾面斥之宏嘗歎曰甯逢惡賓勿逢故人殷浩被黜後徙于東陽有甥韓伯隨于徙所浩特愛之浩雖終日書空然口無怨言怡神委命談咏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歲餘韓伯欲還都浩送至渚側咏古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乃不覺泣下始知其前此之矯飾

夏侯勝以經術知名而性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宣帝召爲諫議大夫勝入謁或呼帝爲君或誤相字于

前帝以是益信之。

魯宗道天性敦朴。言無矯飾。一日易服與故人入酒肆飲。真宗命中使急召。徧覓始得之中。使語宗道曰。上怪公來遲。當以何事對。宗道曰。當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常情。欺君大罪。中使入如所對。

記警戲勸第五

管幼安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劉忠定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陸象山先生曰。規矩嚴整。爲助不少。大儒者之門。自當從言規行矩始。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

胡文定公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先有小木數百段。盡取刻爲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後遂爲世大儒。

記警妄語第六

伊川先生非禮勿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語人曰。卿若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終莫能得。

司馬溫公曰。光幼時弄青胡桃。女兒欲脫其皮不得。女兒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兒來問。光曰。自脫也。先公

遇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劉元城先生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
蔡虛齋先生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耳。明道先生曰：德進則言自簡。

昔人云：造物生人，兩其耳目，兩其手足，而獨一其舌，意欲使之多聞多見，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奧深而以齒如城，唇如郭，緊如戟，三重圍之。若恐其藏之不固，而輕出者，故聖賢教人，惟以謹言爲兢兢。四書五經中，丁甯反覆，所以戒飭之者至矣。言之不謹，獲禍最酷。試舉世俗所易犯者，敬錄數條于左，願與學人共凜之也。

凡一事而觸人終身，總實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間談酒誼，慎勿形言。
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又曰：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對人無可說話，慎勿強尋閒話來說。不是承迎世人，求爲歡悅，便是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
言語之當慎，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而訛之詞，有識者未必感，背後之議銜之者，常至刻骨。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忿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時，最不可指人隱諱，及暴其祖父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語之不深，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入于骨髓，俗語所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

是也。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己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拾短而棄長。論己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毋與輕言。調別者無與強言。陰刻者毋與言。衷情輕躁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邪緣。勿彈射官箴。勿月旦人品。不偏愛憎。不信風聞。談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勸善。聞人談一善事。談一善人。必巧爲無端不可解之語。逆奪之使滿座哄然。而談者色沮。然後爲快。旣造口業。亦增意業。此真小人之尤者也。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刊刻善本。廣爲流布。亦與人爲善之一端也。

記警竦誕第七

謝宏微性沉密。不妄言議。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

范蜀公與司馬溫公相友善。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墓銘。後光先死。鎮作銘。其詞附峻。光子康屬蘇子瞻書之。蘇曰。吾不辭書。但恐非三家福耳。乃易他銘。張詠性剛毅。忽于小節。其所善友蕭楚見詠几案上有一絕。末二句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尙書。楚取筆改恨作幸。詠歸見之。云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楚曰。公功高位重。奸人側目。筆墨之間。未可輕忽。且天下一統。而公獨恨可乎。詠歎曰。君真吾一字師也。

朱子嘗教人云。凡事須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患。

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洩敗昔韓昭侯恐漏夢中之詞孔光不對宣室之樹非遇爲此餽餧蓋見事熟則慮患周積思深則發言簡與其逞智以先人毋寧穢舌而處拙

記警乖戾第八

晉衛玠風神閒遠嘗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道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程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呂東萊少時性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日忿懥涣然冰釋朱子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

世間大福德人必能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若器小福薄人便蹶然而動矣

記警不力學第九

董遇少孤貧性質訥而好學漢末關中擾亂與兄采梠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建安初以文學辟召遂爲儒宗

邴原年十一喪父既孤且貧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少失所恃未能知學中心惄然不覺涕零師甚哀之曰何不讀書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果有志我當教爾不

須資也。于是一冬之間，遂通孝經、論語及長更思游學。單步負笈，不憚千里。至安邱，則師孫崧；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師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時北海鄭元有盛名，爲學者宗師。原以單寒後輩，數年之間，名與相埒。

王育少孤貧，爲人牧羊。每過小學，必欷歔流涕。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身以償，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

皇甫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人以爲癡，出後叔父。其叔母任氏責之，至流涕。謐素孝，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懈。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鋤。博綜典籍，百家之言，遂成大儒。學者號爲元晏先生。

劉孝標家貧好學，自以少時未能早悟，晚更厲精。從夕達旦，或時昏睡，發其鬚髮，及覺復讀，以是明慧過

人。博極羣書，文藻秀出，南北學者莫與爲匹。

祖瑩八歲，卽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瑩于灰中藏火，候父母寢後夜讀，仍以衣被塞窗，恐爲家人所覺。

內外親屬呼爲小聖兒。孝文帝召入，令讀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後長，名位顯達。

范文正公少時，食貧力學，有讀書帳，爲燈烟所燼，頂色如墨。及顯達後，夫人常持此以示子孫。

邵堯夫讀書于百原山中，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三年。

橫渠先生謁告西歸，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

楊龜山先生積學，嘗舉兩肘示人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矣。張無垢老來目病，持卷就明，倚立窗下，年歲積久，雙趺依然。

古人當困窘之日，又際離亂之鄉，謀生且不暇，猶然矢志不輟。今世胄之子，父兄在上，師傅在前，春秋方富，日月正開，無難務以經其慮，無衣食以累其心，而偏不好學，真天地間大罪人也。仰負日月，內負父師，清夜自思，甯無悔愧。

記警不服善第十

彌川荀淑遇汝南黃憲于逆旅。憲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闢所，未及勞問，遽曰：「子國有顏子，甯識之乎？」闢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惆然若有失也。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闢，不宿而去，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滑之不濁，不可量也。」

張橫渠先生在京，坐虎皮講周易，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橫渠與論易，次日撤去虎皮，語弟子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比見二程深明易理，吾所弗及。汝輩宜往師之。」乃歸陝西。明道兄弟初侍其父識邵堯夫，後訪堯夫於天津之廬。堯夫攜酒飲月陂上，歎甚。論議終夕。明日，二程謂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又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

羅仲素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

朱晦菴爲南康守。春日，陸子靜往訪。晦菴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登白鹿洞書院講席。請子靜講君子喻義章，聽者如堵。當時說得痛快，座中至有流涕者。晦菴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晦菴詆子靜。朱復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熹與子靜二人而已。」熹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

王心齋謁陽明先生于江右。時陽明巡撫南贛，心齋由中門入，陽明降階迎之。時心齋服古冠服，手執木簡，踞上座坐定。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心齋色動，坐漸側，反覆論致知格物。心齋大歎服曰：「簡易直截，某所不及。」乃下拜，執弟子禮，辭出就館舍。繹思所聞，間有不合。明日復入見曰：「某昨輕易拜也，請與再論。」復上坐。陽明喜曰：「有疑便疑，有信便信，不可苟從。」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竟大服，再下拜，執弟子禮如初心。齋初名銀，是日陽明易銀爲良。陽明退謂門人曰：「吾捨宸濠無少動心，今卻爲斯人動。」此真學聖人者也。

記警不敬師第十一

西漢司隸校尉鮑宣以亢直被禍，下獄當死。博士弟子成舉旆太學前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明日，追丞相孔光陳說，丞相車不得行，又伏闕上書。帝乃減宣罪，髡鉗徒之上黨。

平陵云敞師事同郡吳章。章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以不附王莽被誅。其弟子皆禁錮不得仕宦。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効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殮葬之。

東漢魏昭者，陳國童子也。見郭林宗以爲經師易遇，人師難逢，因請侍左右，供給灑掃。林宗許之。林宗嘗

有疾命昭作粥，粥成進食。林宗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復進。又呵之，如是者三。昭容色無變。林宗曰：「吾始見子之面，今而知子之心矣。」深善之。

宋游酢、楊時事程伊川先生。先生一夕偶瞑坐，二子侍立。夜深不去。伊川旣覺，謂曰：「二君尚在此乎？」旣晚，且休矣。及出門外，雪深已尺許。二子俱傳濂洛之學。

明方正學在宋景濂門爲高弟。濂卒于貶所，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旣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于蜀王，厚撫恤之。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乃去。

唐彬初從章瑄學，嘗令課經義。瑄以其不經意，作色令改。彬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見擲于地，而彬色自若。瑄乃曰：「是子可教也。」徐取稿點綴數字，未幾與瑄同榜成進士。

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君父而外于師爲重。師友皆以人合者也。惟道同，故四海可以樂羣。惟義至，則異姓可爲骨肉。攷自來風義之敦，莫如東漢。其次淵源之接，表自宋儒。故或生篤其歡，或死盡其誼。有急則忘身以拯之，既歿則存孤以報之。皆道義之顯著者也。吾爲表章前哲，以式來學。

記警曠館職第十二

宋鄧至爲塾師，教人以誠。熙甯九年，神宗御集英殿第進士。至長子綰爲翰林學士，侍立上側，迨唱名及其弟縝，綰下殿謝。又唱名及其二孫綰，綰又下殿謝。上顧而笑。王恭公從旁贊曰：「此其父鄧至盡誠教人所致也。」

王文康公父訓晦童蒙，必盡心力。修脯不計，每與同輩論師道曰：「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位何等尊重。」

後生以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辱俱我任之。若不盡心竭力，誤人子弟，與庸醫殺人等罪。又喜爲童子講孝弟故事，曰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仁。如孝弟有虧，雖才華震世，不足重也。晚年生文康公，人謂爲善之報。

閩士某省試不遇，叩一相者，曰：「如君骨格，縱才高班馬，難許成名。惟勤種陰德，庶可挽回造化。」士揣家貧，無財種德，又思近日爲師者，多誤人子弟，我當盡心訓誨，以作陰德。或我不負人，天亦不負我。數年後復省試，相者遇之，賀曰：「君卽當榮達矣。」士曰：「何前拒我之峻，而今許我之確耶？」相者曰：「君丰神與前大異，定有陰德。」士曰：「無他，惟數年來盡心竭力，以誨人子弟耳。」相者曰：「成就後學，種德最大。宜形骨之頓換也。」榜發，果高列。

沈千秋嘗與同社論曰：「居官盡職與否，于處館時可預卜。主家修膳，朝廷俸祿，俱非悠悠忽忽，可以錯受者。近來師道凌夷，眞可痛哭長歎。不思誤人子弟，于心何安。必須盡心竭力，循循善誘，使得有所進益，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勿可諉之子弟，不率教而自爲寬解也。」

記警趨附第十三

嚴彭祖，宣帝時以東郡太守高第入爲左馮翊，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無貴人左右之助，經義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容，苟求富貴乎？」

時人或勸伊川加禮貴近，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薛文清公在南都與守備中官抗禮。中官以午節餞。公曰：「此朝廷禮，不敢當也。」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餕之江上。公獨不往。英還朝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陳選督學山東。清介絕俗。會倅閩汪直巡郡國。郡御史以下咸匍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愈怒曰：『卽提學寧尊于都御史耶？』選曰：『提學固非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不可屈節。』直見選詞氣抗厲，而諸生羣集署外，不可犯。遂從容曰：『先王旣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選徐步而出。選字士賢，漸江人。

李夢陽爲江西提學。時中丞愈諫督兵平寇。諸監司皆長跪以見。夢陽獨直立。諫怪之。問曰：「足下何官耶？」夢陽曰：「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語畢竟出。以是名重天下。

陳敬宗爲南京祭酒。考績至北京。王振素慕其名。欲致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在京謁振。振知忱與公同年。示之以意。忱言於公。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而求謁中官。他日何以見諸生？」忱因諷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遺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

嚴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足恭。求近時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後。同列問曰：「何更退爲？」陸答曰：「此處怕見陶淵明。」

記警蹟進第十四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退。或勸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可欺君耶？」

伊川門人欲歸應舉甚迫問之曰蔡人習戴記者少決科之利也伊川責之曰汝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于貨利哉特以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于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與語也

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尹曰此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于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未可自專也尹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遂不復就舉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

楊慈湖嘗謂真西山曰希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希元恍然莫知所謂慈湖曰子嘗以命

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希元曰先生于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

王龍溪嘗謂人曰吾人講學去做舉業不惟不相妨原是有助不惟有助原只是一件事言不可以僞爲言之精者爲文若時時打疊心地潔淨不以世間鄙俗塵土入于肺肝以聖賢之心發明聖賢之言自然平正通達紓徐操縱沉着痛快所謂本色文字盡去陳言不落些子格數萬選奇錢上等舉業也若不出聰明只管傍人學人爲詭遇之計非其本色精神縱然發了科第亦只是落套數低舉業有志者所不屑也明道十五六時聞濂溪之學便棄舉業及至弱冠又發了科第此是上等舉業榜樣所謂深山之寶得于無心也明道嘗云吾于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予亦曰吾于舉業時甚敬非是要舉業好只此是學

柳公純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于城門外下馬呼幕賓爲次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

李廷機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候公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溫慰勞後訝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游泮乎納粟乎抑九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旣不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諸以原帽何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拘俗也弟奉命唯謹夫以元老之弟卽屬布衣何嫌儒服而公繩以本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之醉謹弟之恭遜正兩相成哉

羅念菴先生嘗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以公天性之篤亦須二十年功夫始得則知驕奢在常人何可易言無也

記警侍才第十六

薛文清公曰英氣最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深淺

王陽明先生曰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又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生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然非徒外貌卑遜須是中心謙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

唐初王楊盧駱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許其貴顯裴行儉見之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得令長餘得善終幸矣後果如所言

李鄆侯泌少極聰敏。年方七歲，即能爲文。嘗有長歌行云：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意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歌成莫不稱賞，獨張九齡戒之曰：藏器于身，古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況童子乎？泌因有悟，泣謝再三，從此不復矜衡。

歐陽公修長于文章，每對客，多談政事，不及文章。蔡端明襄長于政事，每對客，多談文章，不及政事。二公善自晦，然卒享盛名，極貴顯。

謝上蔡別伊川一年後，相見伊川問曰：別後一年，做得甚工夫？答曰：幾去得一矜字，蓋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伊川因語同坐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于此耳，不能日益也。

羅念菴二十五舉南宮廷試第一。時外舅曾太僕趨賀曰：喜吾壻幹此大事！念菴面頃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若此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友人聯榻蕭寺中商學焉。公名浜先

記警造次第十七

昔人云：處事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便有識量。着一急性，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造就。使憧憧往來，齒莽滅裂，即讀書亦不能咀嚼。作事交友，必有始無終。此無恆之人也。況于居官，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情躁競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故士必知命而後能樂天。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費蓀當魏軍次興平，蓀督師往禦，光祿大夫來敏至，就求圍棋。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趣，蓀從容對奕，無厭倦意。敏曰：「聊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劉器之初登第，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莫所未解。張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許魯齋嘗暑中過河南，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魯齋獨危坐樹下，不顧。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或曰：「世亂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薛文清公曰：「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記警頴沛第十八

宋末時，潭州夜破進士尹穀爲二子行冠禮。人譏其迂，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耳。」禮畢，令人盡殺其家而自殺。明末李誠之變京城，破翰林汪偉夫婦並懸梁自盡。夫偶居左，婦居右，偉曰：「是陰陽易位也，不可。」乃下而互易之，始就縊而絕。

靖難兵破南都，卓敬不屈，臨刑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死有餘罪，神色凜然。」

宋高宗航海時，金將琶八追逼至越，越守李鄉舉城降。與琶八並馬馳衛士唐琦見之，憤甚，于途中拾一大號，呼天祝曰：「願一擊殺兩賊！」倉卒間從馬後擲之不中，被執。琶八將殺之。琦曰：「死吾分耳，吾爲天下奇男子，當出一奇以死。」唐時有顏杲卿者，爲賊鋸解，若能以革囊灌油置我其中，縱火焚之，使光燄燭天，斯大快也。琶八曰：「若真義士，當從若言，以成若名。」遂如言焚之。琦意恐琶八追及高宗，爲此以緩其程也。見者驚駭，拾其骨葬焉。後紹興郡守傅公崧卿請于朝爲建祠，詔贈將軍，賜廟額曰旌忠，春秋致祭。

西漢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王莽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刦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詞氣懇款，有足動人。賊不忍殺，或指以避兵之處，母子俱全于難。東漢楊政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經。後范升爲事繁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旁，候車駕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獨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弓射之，猶不肯去。施頃又以戟叉，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乃詔出升獄。」政由是顯名。

記警由徑第十九

劉忠定公年既老，名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使人啖以大用，因勸爲子孫計。公曰：「吾爲子孫不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點墨與權貴，正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君實于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

呂榮公自少守官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于職事，其他

不敢不懼，乃所以求知也。

薛文清公爲御史時，中官王振用事。一日，間內閣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因皆薦公，卽召爲大理寺少卿。三楊以用公出振意，欲邀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卒不往。

文衡山素不到河干拜客。嚴嵩語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我過蘇亦不答拜，殊可怪。」東橋曰：「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拜他人，獨拜公，成得文衡山乎？」

記警嫌疑第二十

古語云：君子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蔡虛齋曰：「居今之世，亦有許多當避嫌疑處，未可便以聖賢自擬。」
楊伯起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楊。楊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楊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爲無知？」密愧而止。
關壯繆公與昭烈帝之后爲曹操所虜，操欲離其君臣之義，使公與后共居一室，公秉燭侍后，至達旦。
何文肅公喬新使淮西，巢令閻徵以嘗師其尊公贈以白金，文肅卻之。徵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欲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

記警蔽善第二十一

龐統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善道，不美其譚，將爲善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

蔡中郎才學頗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及聞王粲到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貌又短陋。一坐盡驚。蔡曰：「此子有異才，吾所不及。吾家書籍當盡與之。」粲由是知名。

謝眺好獎人才，會稽孔觀粗有才華，未為時知。嘗以所作呈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歐陽永叔爲一代文宗。于後進有片言隻字可採者，必加稱揚，又盡錄之，別爲一冊，名曰文林。

記警竊能第二十二

昔時註莊子者數十家，皆莫究其旨。獨向秀於舊註外，另有解義，妙演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時郭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之，以爲己註。誇銜于世，時秀門人亦有得其稿者，出與比勘，則象所註止秋水、至樂二篇而已。象爲慚愧，欲死。

唐時隱者譚靖，著有譚子化書。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臥風雪中經日，人謂已死，視之，則其氣蒸蒸然。其後遊建康，見宋齊邱有神仙風格。出其化書六卷授之，曰：「是書之化，其道無窮。願子序之。」流于後世。齊邱因奪爲已有，而傳之後，竟不得其死。

記警輕諾第二十三

齊伐魯，取岑鼎。魯人以賈廳之，齊人知其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爲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笑不以眞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惠辭曰：「吾亦愛吾鼎。」小邾射以句驛來奔，曰：「使季路要我，我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

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廬陵張千載。字毅夫。宋文丞相天祥之友也。丞相貴顯時。屢以官辟之。不就。及丞相爲元所執。過吉州城下。毅夫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旣至燕。丞相囚于小樓。毅夫卽僦居于樓之旁。日以美饌供之。凡三載如一日。又密製一櫺。丞相被殺。卽以藏其首。復訪丞相夫人歐陽氏于俘虜中。俾出焚其尸。毅夫收其骸骨以歸廬陵。擇地葬焉。

薛文清公嘗言。爲士大夫者。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方登第時。學士楊文貞公欲館之。訓子公固辭。後擢畿南道御史。時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公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嘆焉。

記警爽約第二十四

延陵季子使過徐。徐君好季子劍。口弗敢言。季子心許之。爲使上國未歛。還至徐。徐君已死。于是解其劍。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已心許之。豈以生死倍吾心哉。

范式游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並告歸鄉里。式謂邵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期日。後期將至。劭白母。請爲餌待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醒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懼而別。

朱暉與張堪同縣。堪于太學中見暉。接以友道。把其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暉以堪先達。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朱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居食給之。暉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爲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誓。吾已信于心也。故不忍負之。

記警不忍辱第二十五

呂蒙正初拜參知政事。有朝士于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同列不平，欲詰其姓名。蒙正曰：「一知其人，則終身不能忘。不如弗問也。」

李沆爲相，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隱退，久妨賢路，甯不愧心乎？」公于馬上踧踖曰：「屢求退以主上未允，故未敢擅耳。終無怒色。」

富鄭公弼訓子弟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人有詬罵之者，弼佯爲不聞，或告之。弼曰：「恐是罵他人。」明呼公名曰：「天下豈無同名者乎？」罵者聞之大懾。

尹和靖曰：「莫大之禍，起于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有學者受橫逆事，欲忍則不能堪，欲訟又知不可。請問于陽明先生。先生曰：「聖賢處此有道乎？」先生曰：「聖賢豈無善處之道？但子心未平，氣未和，未可以語。數日後復見曰：『覺得連日心氣漸和平，敢請教。』先生曰：『既心平氣和矣，又何待問耶？』」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攜舟送之。中有士人滑稽肆談，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談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

呂文懿公辭相歸里，有鄰人醉詈之。呂不爲動，但諷僕曰：「醉者勿與較。逾年，其人犯辟禁獄。公聞之悔曰：『吾存心于厚，不謂養成其惡也。』」

記警不釋怨第二十六

郭子儀初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將不相能雖同席不交言後子儀代思順爲將光弼恐見誅乃詭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卽薦之爲節度使遂同破賊無纖毫猜忌

趙抃爲御史時與范鎮論事有隙及王安石爲相鎮屢訐其短于上安石恨之一日上問鎮于安石對曰問趙抃便知鎮之爲人上問抃曰忠臣也上曰何以知之抃曰昔仁宗遠豫鎮首請建立皇嗣以安社稷疏十九上候命百日鬚髮皆白非忠臣而何上然之旣退安石曰公不與鎮有隙乎抃曰何敢以私隙而廢公道安石大慚

韓魏公平生不識有恩怨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害正人處詞氣和平如道常事

呂榮公嘗言恩讐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記警忘恩第二十七

古云我有德于人必不可不忘人有德于我必不可忘司馬溫公曰遇有恩而必報其爲臣必忠爲子必孝

唐張弼脫李大亮之難後大亮貴遇弼于途持之而泣悉推家財與之弼不受大亮言于帝曰臣及事陛下弼之力也願悉臣官爵與弼帝用爲郎中將代州都督弼不任德亮必報恩此兩得之

李夷簡彈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

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嘉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相別有如公爲奸佞譖斥敢視同路人乎。德輿甚歎服之後數日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朱晦菴歿僞學之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敢送葬惟辛棄疾爲文往哭之曰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宋王隨未第時貧甚遊于翼城逋人飯金執之入縣有石務均者其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飯之館于其家其母尤加敬禮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逃竄他日坐事縣令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爲御史中丞封一鉛銀葬務均母縣令聞之事得少解尋王爲參知政事奏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此所謂不忘一飯之恩云。

宋太倉顧姓者爲州吏凡有迎送必主城外賣餅江家後江被讐嗾盜顧集衆訴其冤得釋江有女年十七送顧所曰感君之恩願將弱息爲箕帚妾顧使其妻具禮送還江又攜往顧復却還數年後顧赴京撥韓侍郎辦事偶侍郎公出夫人見之召問曰君非太倉顧提孔乎我卽賣餅江家兒也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秋毫皆君賜也當與相公言之侍郎歸備陳始末侍郎曰仁人也竟上其事孝宗稱歎命查何部缺官因除工部主事

記警忘舊第二十八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子純仁往姑蘇取妻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未舉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五百斛與之還見公公問東吳遇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付之曰已付之矣公喜

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撻裸悼。魏公收而養之。既長。聞于朝。命以官教之。如子朴年少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輒懸師魯像哭之。謝罪悔過乃已。

王廷禮與陸某交。陸貧甚。向人貸金五十券。中訛書廷禮名姓。未幾。索金者至。廷禮知其故。曰。陸君吾故人也。竟不與辨。卽脫妻女簪珥償之。

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于道。熟視之。令人引進。語家人曰。比所見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卽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沐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君置此久矣。器用具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之曰。以此爲生。毋浪費也。

記警市恩第二十九

王沂公爲相。士大夫有請差者。公察其可用。必先正色却之。已而擢用。絕不與言。嘗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必使之知。是徇私而市恩也。恩欲歸己。怨使誰當。

王文正公秉政。寇準求爲使相。公驚曰。將相之任。何可求耶。寇憾之。已而制出。除華節度使同平章事。寇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得有此。帝曰。此王旦薦也。寇乃愧服。

記警嫁禍第三十

曹彬初與王全斌伐蜀。全斌殺降卒三千人。彬諫不聽。及歸。太祖大怒。必欲推勘。彬爲認罪。全斌獲免。及彬再受命伐江南。太祖面戒曰。此番毋得如西川。妄殺人。彬乃以實對。且曰。初所以堅自伏者。不欲使全斌獨受罪也。帝益重之。

周必大監安府和劑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

記警遊夢第三十一

程子曰：人于夢寐之間，亦可以卜自己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便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沈文憲公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無所愧，然後可以言學。

楊萬里嘗夜夢誤入林園，私食人二桃。既寤，深自咎曰：「吾必旦晝義心不明，以致此也。」爲之三日不食。薛文清公曰：予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黯然，謂是朱文公。告予曰：「少嗜慾，多明理，明發途書其言于壁。」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其妙難以語人。○又曰：心不亂，想形不反覆，便是睡時工夫。

王心齋以斯道自任，謂聖人可學而至，意氣甚銳。聞陽明先生講學江右，思往見之，請于父，卽日登舟。舟中夢與陽明交拜亭下，覺曰：「此神交也。」抵豫章，刺史海濱生賦二詩爲贊。由中甬人。陽明降壇迎之心齋曰：「昨夜夢交拜此亭。」陽明曰：「真人無夢。」心齋曰：「孔子何由夢見周公？」陽明曰：「此是他的真處。我十年前亦知子來。」

記警好閒第三十二

昔人云：寸寸積陰，日以當兩；分分積陰，日以當月。人壽百年，或成千百歲之功，或不得一二年之用，可不戒哉。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人問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于優逸，恐不堪事。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

司馬溫公家居，日常處于賜書閣下，侍史惟一老僕。一更三點，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罷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公即自起，發燭點燈著述，日日如是。

朱子曰：某生平不會懶，雖甚病，且要向前做事。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個怯弱。自是先有畏縮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爲也。

記警博弈第三十三（戒賭附見）

昔人有嘲弈棋者曰：但見兩肉柱動搖耳，其神已落在黑白子中。呂晦叔生平未嘗作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曰：勝則傷仁，負則傷儉。

陶士行勤于吏職，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

皇甫績幼孤，育于外祖韋孝寬。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憤績幼孤，特宥之。績曰：我無庭訓，養于外氏，不能克躬厲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于是精心好學，涉略經史。

鄭還古弟齊古好博，還古悉其所用，每出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償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而易轍。

胡康侯少時好棋弈。登第後，卽痛自責曰：幸得一第，德業竟止于是耶？後不復弈。昔人博奕，不過消閒適興而已。至今日，則流爲呼盧鬪弔，專以賭錢爲事。風俗敗壞，莫此爲甚。夫要賭，最是下流所爲。負販奴隸之徒，沿街擲錢，冷廟關色爲民上者，猶必紛訪治罪。乃今好賭之風，偏盛于所號爲簪紳士大夫者。儼然身列士版，裝模作樣，自謂我貴人也。及貪心無處發洩，則詐謀試之呼盧，設局開場，引誘少年子弟，甜言巧語，哄騙富戶，癡呆一入圈套，百計擄掠，妻子從而乞肥。奴僕因之生色，甚至娼優臧穠，對席並坐，只思利其財寶，絕不顧及體面。良心喪盡，廉恥全無，推究隱微，不過欲藉此養家活口，豈知種種醜惡，有不堪盡述者乎？讀陳成卿戒賭十則，有汗流浹背否？

記警流連花石第三十四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園第爲逸老地。公曰：年踰六十，來日有幾，乃謀池圃，顧何時而居乎？吾患位高難避，而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得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

趙清獻公家于三衢，所居樸陋，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厚值易隣居，用構花園，公聞之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隣矣，忍棄之乎？命速還翁居，不追其值。

明道先生窗前草茂，覆砌或拗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化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邵康節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杯，微醺。

卽已。與至成詩自詠。出遊城中。則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稚皆歎相謂曰。安樂先生來也。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康節所居。以俟其至。名曰行窩。

記警愛聚古玩第三十五

呂文穆公爲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之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歎服。

韓魏公家藏一玉杯。價不費。每設以宴客。愛賞殊甚。一日爲侍者擲地而毀。侍者失色。請罪。公顧之。徐曰。凡物成毀有數。汝誤也。非故也。神色自若。略不加詰責。或有謂東坡曰。吾往端溪可爲公購硯。公曰。吾止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公曰。吾手恐先硯壞。

記警好色第三十六

羅一峯會試。舟次蘇州。夜夢范文正公來謁云。來年狀元屬公矣。羅謙讓不敢當。公曰。某年某樓之事。感動上清。應得此報。羅寤。因憶昔年曾拒奔女于樓。夢當有驗。已而果然。唐臯少時讀書燈下。有女調之。屢將紙窗搥破。公補訖。因題于上云。搥破紙窗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後臯大魁天下。

吳文恪公訥。初赴京時。有少婦寡居。夜穿壁。欲奔公所。公即命僕啓戶。冒雨而出。次日即遷他寓。林茂先才高過人。既與鄉黨家貧。閉戶讀書。隣女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

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得以此汙我女慚而退林于次年登第。

曹文忠公謂以明經作秦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于驛亭色殊黯意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並不可四字火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母領去明年會試狀元及第

冒起宗戒色文有云諸惡業中貪色一關最難打破故三百篇首稱關雎而桑間濮上之什備載垂戒乃知此病古今皆然然分兩種而受病亦有淺深庸夫俗子色知難斷意械未工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至于文人學士雅擅風流侈標逸韻或賄不足餌而以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媒縕縕則托于夙因邂逅便神爲天合終日戒不淫淫心時熾逢人說寡慾慾種更滋干名犯分裂檢瀆閑機關不止千般流毒直兼數世我願世人甯甘樸拙莫羨多情縱有機緣且思陰報若腐言不堪入耳豈往事總涉虛無殷鑒炯炯亦可畏也

記警闇門第三十七

記曰夫晝居于內問其疾可也夜居于外弔之可也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于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居于內

張湛矜嚴好禮居處必自修整每遇妻子必講說禮法及前言往行以教誨之相對如賓故其妻子亦交相勉飭有聲鄉黨光武朝湛拜太子太傅

呂原明夫人嘗言與公爲夫婦六十年未嘗一日面赤自少至老雖班席之上未嘗戲笑

記警畜婢第三十八銅婢附見

韓魏公曾以三十萬錢買女婦。張氏姿色美麗。及至張忽潛然出涕。公問故。曰：妾本修職郎。郭守義妻也。部使者挾私効以敗官。今歲歉。恐盡室餓死。願沒身于人。以活守義兒女。公惻然憫之。遣張還。且白守義冤。後張復來。公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取前券。包金二十兩。遣之。向者三十萬錢。竟弗問也。

張忠定公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畜婢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公在蜀四年。被召還。閩呼婢父母出賣以嫁。仍處女也。

記警挾妓第三十九

趙清獻公帥蜀時。見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傍晚。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叫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止之。老兵自幕後躍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時便息。某實未嘗往也。

二程先生一日同赴士夫家會飲。座中有二紅裙侑觴。伊川見妓。卽拂衣起去。明道同他客盡歡而罷。次早明道至伊川齋頭。語及昨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某當時在彼與飲。座中有妓。心中原無妓。吾弟今日處齋頭。齋中本無妓。心中却還有妓。伊川不覺愧服。

周恭叔于酒席間。屬意一妓。旣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之。伊川歸。和靖偶言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父母遺體。以偶賤娼。可乎。

胡澹菴十年貶海外。比歸日。飲于湘潭胡氏園。偶作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旁有黎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因書以自警。

楊忠襄公少補郡庠。雖暗室必整衣冠端坐。足不涉酒肆茶坊。同舍生欲壞其節。拉之出飲。託言賓館。其實青樓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妓黠粧出。公愕然疾走歸。取履焚之。涕而自責。

記警裔俊僕第四十

蘇長公一日過溫公。值公外出。一僕應門曰。君實不在。長公曰。爾主人已自作相。何得復稱君實。此後當稱司馬相公。溫公歸。遽稱相公。公覺異曰。誰教汝來。僕曰。適蘇學士見語如此。公笑曰。一個好僕。被蘇學士教壞了。

溫公營獨樂園。園丁呂直性愚。公以直名之。春時士人遊園。園丁得茶錢十千。一日來納公。公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四欲留之。公怒。遂持而去。反顧曰。只端明不受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瓶一井亭。問之。乃前園丁十千所造也。

淫罪多端。男淫更大。行者汙心。言者亦汙口矣。養生家每言男淫損神。尤倍于女。況比頑童者。閨門必多醜聲。最宜防戒。如司馬溫公所用僕奴。則烏得有意外之患哉。

記警觀戲劇第四十一

胡文定公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諸宮。呼樂戲以待。公殊不悅。楊龜山具朝饌留公。鮓菜蕭然。引觴徐酌。清坐講論。不覺日影之移。

張橫渠先生曰。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流連。又生惰怠之氣。從而致驟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成人。

也亦不如是切。故聖人必放鄭聲。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不爲物所移耳。

黃忠宣公在宣廟時。一日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着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王陽明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尙與古樂意思相近。門人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一本的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于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于風化有益。

梨園唱劇。至今日而濫觴極矣。然而敬神宴客。世俗必不能廢。但其中所演傳奇。有邪正之不同。主持世道者。正宜從此設法立教。則雖無益之事。亦未必非轉移風俗之一機也。先輩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卽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己。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臈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效更倍。至于渡蠅、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生樂善之念油然生矣。此則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媟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爲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幃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諛穢穢。備極醜態。恬不知愧。此與昔人使婦女裸逐何異。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卽日事防閑。猶時有瀆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道之。試思此時觀者。

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卽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慎戒哉。

記警作艷詞第四十二

黃魯直好作艷詞，法僧晏師詞之。魯直曰：空中語耳，不致墮馬腹中。師曰：君以艷詞蕩天下人心，罪報何止入馬腹？正恐墮泥犁耳。黃聞悚然，自後絕筆不復作。

張繼孫戒人作淫詞，有云：今世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爲風流佳話，使觀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波靡者多。彼見當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昭布天下，則閨房醜行，未嘗不爲文章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線，或猶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膽激矣。若夫幼男童女，血氣未定，見此等詞說，必至駁破混沌，拋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耶？況吾輩既以含齒戴髮，更復列身士林，不思遏之禁之，何忍驅迫齊民，盡入禽獸一路哉？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之甚已。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門賣賦，則何不取古今來忠孝節義之事，編爲稗官野史，未嘗不可聘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開口定是佳人才子，密約偷期，絕不新奇，頗爲落套，而且綺語爲殃，虛言折福，不獨誤人，兼亦自誤。吾實爲作者危之惜之，故不憚與天下共質之也。

記警不安淡泊第四十三

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

范蜀公與司馬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往。溫公以紙爲帖，蜀公用小木盒盛之。溫公見而驚曰：景仁乃有茶器耶？蜀公聞其言，留盒與寺僧而去。

司馬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物，輒羞報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敝垢，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次日郊諭所親謂讓之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譎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夜同在某州學舍內喫蘿蔔飯時否？祁笑

曰：卻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蘿蔔飯時，是爲甚底。

范純仁之子正平，勤苦好學，操履甚于貧士。嘗與外氏子弟結課于覺林寺，去城二十里。正平止以敗扇障日，徒步往來，人莫知其爲宰相子也。

張子韶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屨汗敝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爲之，漬以墨汁。夏間汗出，或至墨汁流面，並不問筆用禿筆，紙用故紙，以至衣冠飲食皆不採擇。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

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何處。

右警第宅豪奢第四十四

寇萊公爲相時居第卑隘或勸之起宅公不從魏野詩云有宮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蓋顧其實事也李文靖公治居第于封邱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輔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于忠肅公持身嚴介位至公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嘗緣疾在告宦者奉旨更番來視見公自奉簡樸歎息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輕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爲賜

趙逢龍官侍講致仕丞相葉夢鼎出其門嘗謂師宅卑陋欲市其隣拓之趙曰隣里相安一旦驚擾非吾願也卒不從

記警盛飾輿馬第四十五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獨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韓康隱霸陵山中桓帝備元繩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微君當過方發人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衣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始知與牛翁乃微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終釋之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不張蓋持扇蔽日伊川先生謂曰公出無從

騎市人不識有未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魏文靖公以尚書致仕歸晨夕田間布衣芒屨首竹笠以謀餉作與野老雜處會天大旱省城三司禱雨零于壇壝公渡江從之零乘竹兜行于道中會三司前驅且至避入委巷猶謂其弗恭也掖而出之三司見之則公也惶恐謝罪行禮既畢倉皇訪公已渡江歸矣。

海忠介公極言敢諫廷杖幾死移廡登極擢巡撫江南戎衣練兵不用八昇四掖且時乘馬尋常牘牒草紙可書不計邊幅民寃赴懇沿途可鳴不立崖岸其始蒞任也冠服不備躬詣肆中市買人無識者。

記警衣服奢侈第四十六

文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盧懷慎掌選時奉身之物止一布囊嘗有疾宋璟盧從願候之見敝簷單箱門不施箔風雨北來舉簷自障而已。

江湛爲吏部尚書時身無縫衣值內召適澣衣遂稱疾及澣就然後入朝。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謾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于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公名知

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嘗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

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爲劉氏。

記警衣冠異製第四十七

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鶡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云。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司馬溫公做古製一深衣。謂邵康節曰。先生亦服此乎。曰。某爲今人。但服今人之服。居恆烏冠縕褐。見卿相不易。

王心齋初見陽明先生。服古冠服。手執木簡。坐定。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心齋色動。其後在京師。以冠服異製。人情驚駭。遂招非詆。同門歐陽德諸人力促之歸。

記警暑月袒第四十八

呂與叔在扶溝。雖六月酷暑。必正襟危坐。伊川聞之歎曰。與叔可爲敦篤矣。

張忠定公生平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月與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亦不敢袒。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袒衣無害也。恐羞阿長者食亦當如此。

呂涇野先生夙夜居一矮屋。危坐誦讀。雖炎暑不廢衣冠。

記警科跣第四十九

管寧自遼東歸。渡海遇暴風。舟將覆。寧自檢其過曰。吾嘗一日科頭。三晨晏起。以爲終身憾事。

王平子胡母產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記警飲食豐盛第五十

柳仲郢家世貴顯而家法甚清素凡遇歲儉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又曰先君嘗言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列清要非速客不二羹飯夕食蘆薈而已皆保重名世祿不絕

范文正公爲諸生時貧甚嘗讀書僧舍每日不再舉火晝粥斷葷以供朝夕宴如也

王文正公卒生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羹中公惟啖飯問何以不食羹曰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不食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子弟有訴于公者曰食肉爲庖人所私可治之公曰汝輩料食肉幾何曰一斤今只得半耳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類如此

范忠宣公平生自奉粗樸無重食不擇滋味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子弟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蘇子瞻曰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掘而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耶因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遂題其廬曰安蔬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聲節歎賞

胡壽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徵來省居一月烹二雞公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位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不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

記警宴會侈靡第五十一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嘗自言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于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甌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頽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蘇子瞻居黃州時與隣里往還子瞻旣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困倣溫公真率會而復穀爲三自言有三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章楓山先生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肉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在家賓客往來只一雞一黍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在家賓客相望必留飯食止一肉一菜年雖高必就舟次回拜之公府有所相遺必有報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者可以爲法

董損齋成進士後以奉差過華容造謁劉忠宣公留之飲飯麥精餚惟糟蝦一碟無他具董因感省終身持雅操云

陶士行在武昌與佐吏飲酒常有限或勸少進侃悽然曰昔少年多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過耳

范文正公每飲酒後問夫人曰比來飲酒時何如對曰全無失禮更覺加謹公自恨謂加謹處乃是爲酒所動遂絕飲

蔡齊喜酒通判濟州時日飲醉耐往往至醉時太夫人年高頗憂之賈存道爲詩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瞿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王肅家誠曰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兄誠以辭之敬仲辭君而況于人乎

四戒以酒爲第一凡一切淫亂之原多起于酒故可飲而不可耽世人嗜酒無厭以曠蕩爲達識以銜杯爲高致遂至形骸顛倒禮法廢亂罵坐臥街凌親犯上久且喪心墮志失其常性能使士敗名官落職農荒疇商賣喪甚則損肺虧腸患生不測又甚則敗國亡家遺恨千古豈不痛哉范魯公戒子詩云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作兒禍類曹月川詩云養性勿貪昏性水成家宜戒破家湯陳成卿衛生集云醉者善念悉去惡念熾發醒時所必不敢爲醉則悉爲之醒時所必不敢言醉則恣言之故飲而能節者謂之太和湯謂之忘情友飲而不能節者謂之柔魔謂之甘毒又曰酒淫薪也恣酒不恣淫鮮矣夫內火方熾淫欲怒發猶且難防矧縱酒以益火乎醉飽行房五臟反覆得病不小尤宜痛懲更有因醉鬪狠而受辱喪命者悔之何及縱使極有酒德醉則高眠于前所論諸過一毫不

犯。然而酒乃難得之物。飲之過多。殊非積福之道。且飲與方濃。則雖宜爲之事。亦置不爲。宜見之人。亦辭不見。坐失事機。獲罪親友。往往而然。且夫筵席之上。笑語喧譁。時光不覺其長。而司中餧。值奔走者。客筵未散。勢不得食。夏晝冬宵。枵腹守候。常苦其久。而且夜深人倦。門戶啓閉不時。或致火燭疎虞。或致穿窬偷盜。種種未便。雖有酒德。亦所難免。正不得自恃。醉之不礙。而必欲盡興至醉也。又曰。世間最可笑事。莫如于酒筵爭勝負。處世每事宜退讓。況偶爾歡敍。行令較拳。不過片時意興。勝不足榮。負不足辱。輸非有失。贏非有得。彼昏不知。必勝乃已。以至不醉不休。何愚之甚。又有自夸量大。以莫及己。爲豪舉。不知生人道德文章科第功名種種。多不及人處。而偏以量大爲夸。不亦謬乎。更有一種人。以酒政嚴明爲得意。不思酒以合歡。宜隨其量。何苦強令多飲。以至傷生。語云。苛政猛于虎。吾謂酒政之苛。猶是也。座間若遇此輩。宜急引避之。勿逢其噬。

記警市飲第五十三

呂正獻公教原明公事。事循蹈規矩。自幼不得入茶坊酒肆。市井閭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于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于目。

晏元獻公居館職時。士大夫各爲譖集。市樓酒肆。皆供張爲游玩之地。公獨家居。與兄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特除晏殊執政。莫知所因。他日上謂侍臣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遊嬉宴賞。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

記警輕赴人席第五十四

富鄭公自汝州得請歸洛築第天津橋與邵堯夫隱居相逕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堯夫曰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李見居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候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飲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輩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不爲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蓋二公爲布衣時所志已有如此

記贊貪得第五十五

衛人釣于河得餌其大盈車曰吾下一飭之餌解過而不視益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曰嗟解貪以餌死士貪以祿死

張詠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間如也李畋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爲輕肥故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高士傅霖云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

呂汲公以百縷遺伊川先生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在旁謂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顧者以顧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顧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錢鵠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揚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差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鵠也遂潛歸太守追之不得

海忠介公瑾爲南總憲，風猷肅然。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外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宇壯麗，憚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物，索敝椅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驕撤樂之風。初來蒞任，止攜二竹具，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偶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幘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士焉。

記警濫受第五十六

曾子衣敝裘以耕于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自獻，奚爲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我能勿畏乎？

鍾離意爲尚書太守，張恢坐贓籍沒。詔以賜羣臣，意得珠璣不拜。賜帝問故，對曰：孔子忍渴于盜泉，曾參避車于勝母，惡其名也。此穢物，臣不敢拜。帝歎曰：清哉！尚書之言也。

伊川先生與韓持國善，往造焉，久留潁川。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嘗有金櫈，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使汝侍食，從容道我意。彬叔如所戒，啓之。先生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辭歸。持國曰：吾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張橫浦初年貧寒，衣食不備，有送襲衣者，卻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苦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王端毅公恕守揚時，有德公者，餽千金爲壽。公雖謝卻之，然亦未能忘情。終夜不寐，每念一動，即大呼曰：王某汝何得起？此念如是者數四，比明此念遂息。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端嚴，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署，視室中無長物，惟笠澤銀魚乾一

裏新歎息攜少許而去明日召之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矣辭焉時呼錢塘一葉清

記警輕假第五十七

袁氏世範曰人處窮約勤輒稱假雖米鹽醯醢計錢不多然朝夕頻頻令人煩厭如假借衣冠器用既已汙損又因以質錢者有之借之者歷歷在心而借者行行自若且語人曰我未嘗有所假貸于彼此又無恥之甚者也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受讓凡有損壞皆爲補治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于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何爲汝曹志之

袁安遇大雪深丈餘局戶不出洛陽令按行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視之見安僵臥在床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臥不宜干人

記警諦托第五十八

孫莘擢元祐中第選教授不赴質性清介與黃榦爲太學舊遊後黃以御史出守處州莘不肯謁郡謁黃約以勸農日會于洞溪至期莘以扁舟來會時有吏胥欲賄黃將因莘納之先俾家僮導意莘曰謹勿語使吾聞是入耳臧

朱子嘗謂學者曰熹在閑遠豈能爲人宛轉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如黃直卿當先爲圖得之矣熹平生

爲學只學得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主此意。今若曲徇朋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師生之意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學問之本意耶？

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留宗校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中式許以五十萬錢宗笑曰語其人面議之翌早來謁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由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其人慚退宗卽日辭漕使行。

董公樸家居適楚試差公門生也先時封所擬經題寄公公發而火之不以示子子後一科中式陳良謨游學廣德本庠張掌教謂公曰歸安武大尹今秋必入簾吾引爾往拜其門場中必當留意公唯而出私念窮通有命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託辭不往而是科恰中武公房內假使當時一往則彼此俱無以自明矣。

記警居間爲利第五十九

呂光詢按吳有給事欲爲富人居間適陸榮在座不果言而別語所親曰昨日陸公諄諄言地方利病又勸其奏請蠲租彼爲公激昂吐辭我乃懷私嘆不敢言思之甚愧遂卻富人金曰吾爲陸公所化矣人有操白金託涇野先生居間者先生謝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乃以鳥獸視我耶因而不憚者累日金九成廉介不受私謁居官十年妻子不充藜藿病且革會有富家求釋罪于郡侯以千金爲賄九成不可郡侯自抵其榻撫之曰獨不爲妻子娶殯計乎九成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而壁臥不復語

記警交易不公第六十

王義方爲御史，買宅數日，忽對賓友指庭中桐樹一雙曰：此無酬值。賓友言樹當隨宅，別無酬例。義方曰：我只買宅耳，樹何所載？召宅主付之錢四千。

徐鉉市宅以居，歲餘見宅主貧甚，召謂曰：得非售宅虧價以致是乎？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

故主辭不受，命左右釐以付之。

嘉善丁清惠公厚德甚多，其置產尤足師法。欲置田房，必詳訪來歷，遇有兄弟交爭，或親戚相競，及子盜父業，主佔奴產者，必正色以倫理諭之，從容解紛，使其相安，賴以和好者甚衆。其確係己產者，方與成交，銀必足色，法照納官，一併交足，每致一業，必謂家人曰：生人占不得一分便宜，況乘產得產，苦樂大不相同，須曲體之。三年以後，有求加者，必應其請。曰：昔范文正公三買田地，吾媿不能效法前賢，亦何忍有求不應乎？

明山賓家貧，將貨所駕車牛既受錢，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即還之。阮孝緒聞而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山賓，南北朝人。

司馬溫公閒居西京，一日命老兵賣所乘馬以給用。語之曰：此馬夏月有肺病，當先語之。老兵爲之竊笑。

記警劄遺不還第六十一

有被裘而夏月荷薪于道，道有遺金不顧。季札見而呼之曰：荷薪者何不取？翁笑曰：君何居之高，視之卑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請問姓氏，曰：君乃皮相之士，何足與言姓氏，遂去。

魏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家與其妻。妻曰：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士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于野。

呂原明云：京師人有以金銀實二筐，託付于其友，數年而死。其友往語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此，且無契券之驗，殆長者之誤也。其友曰：我躬受之爾父，豈待契券與汝？汝必與聞哉？兩人相推無敢當，其友遂持以白官。時包孝肅尹京兆，究其實，斷還其子。世俗皆謂今人無復良心，惟知有利耳。聞是兩人之風，可以釋世俗之疑矣。

羅一峯先生，以孝廉赴會試。僕于途中拾一金鐲，行已五日，先生憂旅費不給。僕曰：無慮也。向于山東某處，拾一金鐲，可質爲費。先生怒，欲親贊付還。僕屈指叩頭曰：往返必悞場期，不可。先生言此必婢僕遺失，萬一主人拷訊，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忍令人死于非命也。竟尋至其家，果係婢遺而盆而婢誤投于地者。主婦疑婢竊取，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有私，辱罵不休。妻亦忿怒投繯，賴人解救。先生至出鐲與之，舉家感激，急行至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竟得中式狀元及第。

記警持篋第六十二

劉徽兄弟三人，共處蓬室，爲風所倒，無以葺治，怡然自樂。聚徒教授，從者甚衆。

劉善明家甚貧，惟有遺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苦，賜葛坡塘屯穀五百斛。

東萊太守高愼，以老病乞歸。所居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不少爲儲蓄，以遺子孫乎？愼曰：吾以勤身清名爲之基，以遺之，不亦可乎？愼三子並爲刺史，子孫顯宦者累世。

胡敬齋先生平居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先生曰吾何暇急急爲此嘗有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穧稗不生何愁五穀不熟

記警不治生產第六十三

許魯齋嘗云爲學以治生爲本此言出甚爲世所譏議移人當善會其意知非教人謀利也貧窮之累人甚矣古今來有不爲此敗節喪名者幾人學者須是習勤服勞樽節儉約勿使游手游食以致仰事俯畜無所依賴而已昔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惟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正是同此意見

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而衣蔬果之屬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味峙桀之所生爰及枯捲器械薪槱茶茗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矣

記警田宅方圓第六十四

朱仁軌曰終日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枉一段昔有欲爲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委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心所不安寧使敵壞或他人有之己則不可取也張邦奇公第宅廳僅二楹旁一楹乃其叔居叔有宿逋願售公倍價買之將重購焉告于封翁用川翁知其倍價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曰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吾柱何以爲情公惻然曰兒當還之翁曰想價已償人矣公曰併價不取可也翁欣然曰若此慰我甚矣

楊素厚德冠時鄰家構舍侵其桷潛墮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侵其址公賦詩云替天之下

皆王土再過些些也不妨其度量如此。

陳白沙先生鄰有惡少欲侵其地揚言于衆曰陳氏子異日他出必于途辱之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爲若讓其人慚謝而去又有欲侵其田者處亦如之

記警嫁娶競財第六十五

文中子曰嫁娶而論財夷虧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胡安定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姑必執婦道

鮑宣娶桓氏女裝遣甚厚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衣與宣共挽庭車歸鄉里

范忠宣公將娶婦或傳婦以羅爲韓幔公不悅曰羅綺豈韓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于庭

劉師文明州人成都楊氏納爲婿楊翁死數年方婚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師文竊窺之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色妻至問其故曰父遺命以田四十畝爲嫁資約錢二千緡迺來多故鬻之殆盡今貨居屋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故殊不樂劉曰豈有爲婿而令人賣屋以畀之乎取券焚之攜妻徑歸嗚呼今人有因無畜資而不納其婦者何相去之遠也嫁娶責財若宿逋然使貧家溺女皆是故也甚至有翁婿相計于證者有姻姪相對如讐者安得如師文其人以轉移一世乎

記警窮追債負第六十六

隋李士謙爲開封府參軍家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歲歉召各欠戶設酒筭券不索其債來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所全活者甚衆或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如耳鳴已自聞之人無知者今子已知何爲陰德後壽至百歲子孫皆爲顯官

宋黃兼濟于每歲收成時以錢三百緡收糴俟至來年新陳不接之際糴于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在己無損小民得濟益州知府張詠極爲稱道其事非己所能及

李賢父爲富商載棉花停邸寓有臨江三商以三百兩易之舍旁火發延燒無遺三商大慟曰本罄難歸非死則行乞耳李聞而呼之曰貨未及舟猶爲我物物失價存理宜奉還且我本尙厚公等本薄失之無以資生吾不忍見也取三百金盡還之後生子賢位至宰輔

記警拒人乞貸第六十七

司馬德操育貧時有人求簇簪德操自棄其簪而與之或言凡損己贈人謂彼急我緩可以相通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求而不與將懶何有以財物令人懶者

阮光祿裕在剡會有好車借者皆給有人葬母欲借不敢言阮聞而歎曰吾有車而令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有士人贊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十頗豪氣與三十緒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于魏公士至京造謁以其故請罪公見之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因作書令謁夏太尉子弟有不然

者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勸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所以爲此者不過一時貧窮起見耳至關中夏竟官之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教時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錢一千因問何爲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爲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甚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卽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歎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見也語云緩急人所時有今富貴人不知貧賤痛癢亦是一過況貧賤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着眼寬柱腹可也

記警圖謀風水第六十八

范文正公嘗得一宅某堪輿家謂曰此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卽捐其基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

朱文公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吉地預埋石碑于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強佔爲詞訟之官兩造爭于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真也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斷還之後公隱居武夷山偶經過其地閒步住閱問其居民則備言埋石誑告罔上事文公惱悔無及乃題壁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瓦屋皆響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石榔都不見矣

趙端肅公錦頰經營風水一日語人曰吾昨念之富貴之家能致地師千里之外有佳山水處又能出重

皆以購之。其人不可。又能以勢力強之。得善地已。又將富貴。得富貴已。又將得善地。如環之無端。千百世不絕。皆人與地爲政。遂以手指天曰。此老將安所事事耶。因一笑而罷。

鄧文潔公以譖言買山卜葬其母。輜車已發矣。賣主復有後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體。今人情未調。卽親靈未妥。遂扶柩復歸于寢。至其人悔謝。然後營兆焉。

古者葬禮。大夫三月士踰月。故不葬則不變服易食。哀觀之未有歸也。今人惑于風水之說。有貪求吉地。遷延日久者。有既葬多疑。屢行啓掘者。不思古人卜地之義。惟是孝子慈孫重親遺體。不爲風水所侵。不爲蟲蟻所蝕。不爲耕犂所及。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溝池。如是已矣。豈以親之骸骨爲子孫福利之具哉。則風水不必貪也。又有惑于分房之說。兄弟猜嫌。終年牽制。旣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則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豈知人之禍福各有因緣。于山水何與。則分房不必執也。倘若執迷不悟。一遭利名牽逐。淹滯他鄉。年復一年。幾無安土之望。或遭水火。又有焚溺之虞。爲人子者。獨能恬然于心乎。又權厝一事。萬不可久久。則雨水浸淋。日氣下蒸。未及歸土。木已朽矣。仁人孝子。當何以爲心也。

記警遇事不行方便第六十九

韓魏公知鄆州時。京東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折除。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令。至今用之。

范忠宣公尹洛時。多惠政。後爲執政。其子自許。展省河南。少憩村店。有老翁從店出。注視其子曰。明公容

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其冠帶出拜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平生粗知守分偶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召某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虧體無傷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丞相曰爾當自新免罰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鬪爭者。

朱試家貧教學得東修三千歸遇一田夫械鎖悲泣問故云欠青苗錢三千不能償官司督責生不如死。試曰我恰有三千盡與之遂得釋。

張知常在上庠日偶他出有同舍生發篋盜其金十兩學師集同舍檢得之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夜袖金還公公憐其貧復以半與之後公大顯。

羅念菴先生罷官歸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頸爲醫藥資有揚賈犯重辟願獻千金求解項欲以此爲公毒公力卻事乃寢既而思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乃遺書謝項因爲解之揚曹得生竟不知爲公力也。

松江有儒士薛河東者貧而無賴謁無錫富室鄒氏自稱錢狀元託以他往便履一叩鄒信禮之張筵相款未終適有報錢狀元至薛起謂主人曰吾當往其舟謁而偕來主人唯唯往以真情告之雀灝欣然應曰此何妨但同往主人迎之雀灝執禮甚謹側坐談笑至盡醉而終略無可疑之色。

記警滑稽戲謔第七十

古人云俗語近于市纖語近于娼諱語近于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近福又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喙口垂涎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辨詞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此三端避文人之筆端避武

士之鋒鋩，避辨士之舌端。

何長瑜爲臨川王義慶記室，好譏議人。嘗以韻語嘲其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行復出輕薄少年多效之。」凡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言于文帝，遂謫廣州，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

魏收文章名世，而性輕薄，好爲訕謗，時人謂之驚蟬蝶。

鄭光業兄弟好誹笑人。凡投獻詞句，有可嗤者，輒貯之箱中，號曰苦海。每有宴會，使人昇苦海于前，各舉一杖，以爲譖笑。

陳亞夫滑稽。蔡君謨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純是惡。」陳卽應聲曰：「蔡襄無口卽成衰。」時人絕倒。侮人者定爲人侮，可爲口過之戒。

黃庭堅與趙挺之同在館閣。庭堅素輕趙，趙嘗曰：「吾鄉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庭堅曰：「想都是蘿蔔與瓜薑耳。」趙憾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記警好稱人惡第七十一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勤輕俠客。援在交趾，遣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見人有所訾議，未嘗應和。俟其言畢，徐爲白之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諸事之美，以稱之。

李文靖公爲相。不喜道人之惡。秘監胡旦嘗與文靖同掌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歷詆前罷職者四人。而譽文靖甚力。意將附之。文靖得啓。慨然不樂。曰。吾豈優于是者耶。亦適遭遇乘人之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人而短四人乎。終爲相不舉。且。

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

記警訐人陰事第七十二

趙槩與歐陽修同在史館。槩厚重寡言。修屢輕之。趙不以屑意。會修甥女淫亂事覺。語連修與甥亂上怒甚。羣臣無敢言者。槩獨上言。修以文學近臣。不可輕讒。以閨房曖昧之事。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淺。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傅獻簡公曰。以帷薄之罪加人。最爲暗昧。萬一非真。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訝乎。公諱

記警妄詆前賢第七十三

伊川先生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劉元城嘗言。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前人。蓋聞見未廣。涉世淺也。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有武侯不死。禮樂可興之說。乃著論以駁之。其意以武侯霸佐。恐禮樂未遑耳。康節先生見而大怒。欲杖之。伯溫自是潛心討究。不敢輕論前人。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短長。要當己有真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

位爲古人之事則難。汪道昆有名于時，好爲大言，輕詆前輩。初爲湖廣副使，時翰林姜寶督四川學政，道經楚省，與諸司會飲黃鶴樓。道昆席間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衆皆賜貽寶亦唯唯而已。後數日會餞，道昆又大言如初，寶笑而應之曰：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並無此人姓名，想是臨考畏避耳。合席鬨然大笑。道昆不以爲愧。

記警好訟第七十四

子產治鄭，鄖析欲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子產于是執鄖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君所短。

太邱長陳實居鄉里，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相謂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雷孚，宜豐人也。居官清白長厚，好行德義。自唐雷衡至孚十一世，未嘗訟人于官。

王漸，唐時孝子也。性惇樸，作孝經義五十卷。凡鄉間有鬭訟，漸卽詣門，高聲誦孝經義一卷，訟者俱爲懥謝。

乙普明兄弟爭產，經年結訟，各相援證，訴于清河太守蘇瓊。瓊召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而失兄弟，於心如何？因下淚。諸證無不感泣。兄弟叩首交讓。

朱晦菴門人有與人爭訟者切責之曰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讐吳康齋應召還山後有族人盜賣祭田康齋訟之官至囚服聽斷太守不爲禮君子譏之顧公憲成司理處州有兄弟訟累年不決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乃恬不以爲怪何也旣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扑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扑若兄兩相顧愕然公故捉之兩人叩頭請曰曩者官爲析曲直故不服今當服矣不知曲直也顧得自新公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

記警疎九族第七十五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于宗族嘗語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卹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于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田以養羣從之貧乏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繅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

陸九韶與其兄九齡弟九淵昆弟自相師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尊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擇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詞爲韻語月朔家長率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詞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則聞之官長屏之遠方焉

胡仲堯累世同爨至數百口構學舍以教子弟朝夕講貫聚書數萬卷

陳克菴嘗謂其子戴曰。吾藉祖宗餘慶。官二品。祿入之產。汝何可獨享。其分十之六。爲思遠莊。以事先。以周宗族。乃捐田百四十畝于公家。迨公卒後。貧甚。族人欲以田還其子。子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于心乎。人謂公有子矣。

記警薄三黨第七十六

晏平仲敝車羸馬以朝。田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此爲隱君之賜乎。彭君之賜乎。

陽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甥年四十餘歲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奔喪。城親與其弟異戶以歸。葬于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品節。家故饒費。諸父析屋。公以所得悉與昆弟

之貧者。俸祿所入。以給姻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于南京驛舍者久之。

范文正公少孤。母改適朱公。因育于朱氏。公旣貴。待異母兄弟一體。特以任子移之。楊應之學士。元祐間爲成都轉運判官。後召爲校書郎。有遠房母舅在蜀。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宦橐遺之。

程大中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心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惟謹。其姊之夫死。公迎姊以歸。教養其子。同于己子。旣而姊之女又寡。公憚姊之悲傷。又取甥女歸養之。時官小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

張元祐嘗建一義莊，歲置租二百石，以濟族黨。以四百石貸鄉民，有司爲給帖書籍。范陽盧仲元之妻兄崔某，積有百金，埋密室內。惟仲元知之。臨終，崔妻李氏以凍餓爲憂，盧屏人語以埋金之處，未幾，盧赴選，經雒中，弔崔氏之孤訖，李述亡夫之意，欲盧經紀其家事。盧遂罷選，持其金于揚州，爲崔置田宅，兼爲剖分家事而去。踰年，謁選人重其義。

記警溺女第七十七

陳毅軒令諸暨其俗，女多則淹之。公委曲設法勸止，又念民苦嫁女，爲定上中下三則，示以議婚之初，卽爲定約夫家，不得厚責粧資，民甚便之。其俗遂化。

揚州蔡連建育嬰社，募衆協舉，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領乳者，月給工食銀六錢，每逢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瘠，以定賞罰，三年爲滿，待人領養。此法不獨恤幼，又能賑貧，免一時溺嬰之慘，興四方好善之心，世間功德，莫此爲甚。凡城邑村鎮，皆可倣行。爲官司者，循此勸導，各方利益更大。

記警不善勸化愚人第七十八

王烈器量過人。有盜牛者，主人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于路，一人見而守之，及尋至還之，乃卽前盜牛者。諸有爭訟，必求直于烈，或望門而返。高鳳居鄉，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退讓，奈何乘之？爭者投兵謝罪。」

邵康節居洛與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樂道人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皆親之嘗以春秋時出游諸親故家將至老少良賤咸迓于門旣入爭前來問訊婦女有爭忿不決者自陳于前先生爲逐一分別之人人得其歡心留數日復遊一家月餘乃歸

昔有兩人相詬于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沒天理乙曰你沒天理王陽明先生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兩人諄諄然講學也門人曰詬也焉爲學先生曰汝不聞乎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旣講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求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記警武斷鄉曲第七十九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再犯而行法不悛者絕之

徐孝祥隱居好學鋤地後園見樹根一坎下有石甃啓之皆白金也遂亟掩之人無知者閱二十年值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矣啓穴日取數錠糴米以散鄰里全活不可勝數其女將嫁惟以荆布遺之子藏金鏹銖無犯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家頗豐一夕盜入擒獲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因詰所欲遂與錢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爲選者所獲留至天明始去盜感愧卒爲良民

記警店使奴僕第八十

劉寬嘗留客遣蒼頭市酒去久不還客大不堪及至公罵之曰畜產客去後公入問奴無恙否人問其故

公曰罵畜產辱莫甚焉吾懼其自殺耳。

陶元亮爲彭澤令遣一蒼頭歸給其子薪水仍遺子書曰彼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程明道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托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瀘州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且駭且謂旣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李文靖公有一僕逋金十千一夕遁去有女方十歲有姿色自繫一券于帶願賣身以償所負公囑夫人曰當如己女育之俟長擇人嫁之夫人如教及笄擇一婿具奩歸之後僕還女白其事咸公刻骨公病僕夫婦割股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傳云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文中子曰能使僮僕懷恩斯可與從政矣觀此知待僮僕之難。

記警欺陵寒賤第八十一

黔敖爲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人蒙袂輯屨質質然來黔敖左手奉食右手執飲曰嗟來食其人揚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斯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張橫渠先生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魯文恪公出遇死殍卽解衣覆之遇乞者無以應輒解銀帶與之。

陳眉公云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記警窮治盜賊第八十二

陳太邱有盜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太邱不發。但呼子弟訓飭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是也。因指而示之。盜大驚。稽首請罪。太邱慰諭而遣之。且賞之絹。盜感泣而去。

庾袞事親至孝。或有盜斬其先墓之柏。莫知爲誰。乃召鄰人集于墓前。而自責焉。因叩頭涕泣謝祖禱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墓。袞之罪也。父老咸爲垂泣。自後人莫之犯。

韓魏公一日至諸子書室。枕邊見有一劍。公問何用。答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輩果能擊賊。賊死于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不記乎。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耳。

司馬溫公新第成。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而須設防。且盜亦人也。命去之。君子以善服人。不如以善養人。養人至于盜賊。使之改過。真是一具大洪爐也。

陳白沙嘗舟行遇盜。盜刦同舟人財物。白沙據舟尾呼曰。我有行李在此。可取去。盜問爲誰。答曰。我陳白沙也。盜訝曰。小人無知。驚動君子。舟中之人。卽公友也。忍取其財乎。悉還而去。

海陵王心齋從王陽明講學。以良知爲宗。一日盜至其家。公亦與之講良知。羣盜譁曰。如吾輩者。良知安在。公曰。汝試去衣。良知便露。羣盜悉去衣。惟一禪相顧不去。公曰。此卽良知所在也。汝不去此。是有恥也。

此心本有謂之良知。因爲之反覆曉諭，羣盜咸悟而去。

孔寺丞牧有盜伐其所種竹木，被執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伐而益之。俾如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圍圃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歎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卽爲製橋，盜者慚不復渡。

記警不恤死喪第八十三

范雲少與王駿善，雲起新宅成，移家始畢，駿卒于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含殮，時以爲難。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縗絰數人，營理喪具，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于邠，贈殮棺槨皆未具，公惻然，卽撤宴席，厚賙給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汪尚寶卿文輝爲諸生時，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馬旋墮水死，同列以試期迫促，倉皇解散去，汪獨留殯殮之，乃去，比至不及試期，人皆笑其迂，汪自若也。次科卽登第。

寧崇禮稟性好善，嘗造棺施人，有貧不能葬者，又贈以錢米，終其身不倦，後子孫貴盛無比。

記警見骼不掩第八十四

周文王使人掘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今我非其主耶？遂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澤及枯骨矣。歸周者由是益衆。

齊景公畋于梧邱，夜猶早，公姑坐睡，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席，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以所夢，對曰：昔

者先君靈公畋有五丈夫罟而駁獸故殺之斬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邱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更葬之國人聞而感悅

周暢爲河南尹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旁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

陳元于熙寧間歲荒見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屍不可紀

李東闡撫甘肅偶見都司獄墻隈白骨填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蹙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道骸暴露

何忍見也遂于城外作義塚埋之

宣城沈寵嘗卜葬地輿師得一穴歎美不置及啟土見有遺棺輿師欲棄之水龜心不忍輿師言失此吉地豈能復得卽不忍棄之水更擇地埋之何如寵又不可亟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爲立碑以識焉

記警敬神明第八十五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告天人問之公曰吾自少來晝有所爲夜必拜告上帝不敢告者不敢爲也

陸象山知荆門軍教人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上元設齋黃堂以講義代齋詞人皆感動每歲旱祈禱卽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

胡九詔家貧好易課兒力耕每夕焚香謝天獲賜清福其妻嘗笑之曰一日三凜菜粥何爲清福九詔曰

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樹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有富人出輩五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發施錢願得福耳佛殿未甚壞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卽佛亦應含笑垂慈獲福不既多乎富人遂輸之官

圓圓以空。

朱文公云紙錢起于唐明皇時王璵蓋古用玉帛後易之以錢幣然亦無許多錢來埋故璵作紙錢易之又曰漢祭河用御龍御馬皆以木爲之此已是用紙錢之漸

記警乘毀字紙第八十六

夫字紙者天地之精華聖賢之性命蓋自蒼頡創造以來歷有萬年自天子至于庶人上非此無以立治下非此無以資生則字紙之當敬惜豈待講究而後明哉然其爲用至廣則遺棄者正復不少甚至污穢毀壞不可究詰此其褻瀆天地聖賢而爲名教之罪人者誠可痛哭而悼歎也

王曾之父生平見字紙遺棄必拾而以香湯洗之然後焚化一夕夢至聖撫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當遣曾參來生汝家未幾果生一男即沂公也三元及第爲宋名相

顏子推曰吾每讀聖賢書未嘗不肅衣冠對之其故紙皆有五經辭義及聖賢名姓不敢穢用也

楊慧兒九歲即善屬文于五經諸史過目成誦一夕在館病痢夜中如廁誤投字紙于內次早翻閱故書茫然不省拈題構思胸中如有物礙不復能成文理遂至廢棄未幾夭亡

記警不敬五穀第八十七

晉殷仲堪讀書守道天性素朴都督三州軍事時荊州連年水旱仲堪食止五碗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每語子弟曰人見我位任方州聲勢隆重謂我當富平昔胸臆今吾處此心常慚愧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司馬溫公嘗有言曰。隻字必惜。貴之本也。粒米必珍。富之源也。

朱晦菴。脩子弟惟脫粟飯。一日胡紘來訪。亦以此供之。紘大慍曰。炙雞斗酒。山中未乏。何爲簡棄至此。陳僖敏公鑑。父孟玉爲人善良。嘗出行。登廁。見鍋底飯一塊在廁旁。拾于水中。潑而食之。後生公。仕至尚書。贈父如其官。

王黼宅與一寺鄰。其廚溝中。每日流出雪色飯顆。累累不絕。有一僧取之。洗淨曬乾。積成一囷。靖康中。金人入寇。黼以誤國獲罪。與家眷拘囚寺中。絕食。此僧卽用前米水浸蒸熟送食。老幼皆飢甚。食之惟覺香美。僧指困中乾米曰。此皆相公廚溝流出者。歎聞之。不勝歎悔。

記警殺生第八十八

宋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觸於道左。怪問之。對曰。今日尙食殺其羔。故爾如此。真宗聞之慘然。自是不殺羊羔。

宋仁宗嘗中夜飢甚。思食燒羊。與侍人言之。已而戒勿宜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也。呂原明爲郡令。公帑多備。鰻魚諸乾物及筍乾蕈乾。以待賓客。可減雞鴨等生命也。

劉子璵。渴塘取魚。放水將半。有二大鯉躍出堰外。復躍入。且銜且涉。如此再三。子璵異之。深觀堰內。有小鯉數百頭。聚一窟中。不得出。故二鯉柱來跳躍。而救其子。寧身陷死地。不惜也。子璵歎息。悉撤堰放魚。越二年。掘地得金。遂致大富。

學士周豫嘗烹鱈。見有鯉身向上者。剖之。腹中皆有子。乃知曲身避湯者。以護子故也。自後遂不復食鱈。

陳惠度于刻山射一孕鹿，既傷產下小鹿，以舌舐子身乾，而後鹿母乃死。惠度見之慘然，遂棄弓矢爲僧。

建惠安寺，縣東鹿死處生草，號鹿胎草。天寶末，沈氏畜一母鵝，將死，其雛悲鳴不食，以喙取薦覆之，又唧鶯草列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義之，作孝鵝塚。

蘇長公曰：予不喜殺，不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豕羊，然性喜蠅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得脫，自此遂不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卽放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令不活，亦愈于烹煎，蓋自己得出患難，不異雞鴨之脫庖廚，不忍復以口腹，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

記警食牛犬第八十九

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無幾矣。夫養親祀先，敬賓大禮所在，不得已而充宰，若徒爲口腹，斷宜減省。至于六畜之中，有功于世而無害于人者，惟牛與犬尤不可食。故昔人云：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永免。使居官者能循是說，而多方禁約，其功德寧可思議乎？

梁望蔡縣民，有以牛酒賀令者，令將殺之，以供客。牛徑至階下而拜，令大笑，遂宰之，飲啖醉飽，卽臥于簷下，及醒，覺遍體皆痒，爬搔隱疹，因而成癬，半年而死。

張四兒，業殺牛。有人牽牛登舟，繩忽斷，牛奔入市，遇四兒，四兒恃臂力，素慣縛牛，直前縛之，忽不能制。異常時，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迫入店，四兒登樓，牛亦登樓，觸四兒腸出死。牛自下樓，復縛入一巷，覓賣牛。

肆主適其人他出盡毀器具始徐徐出郊

餘姚朱某屠狗爲業，改不從後被火爲火所燎，急解衣赴溪水中，皮捲肉露，宛如一新剝狗，痛楚狂走。

遼城市叫呼一匝而死。妻媳俱死瓦礫中，髓腦血肉炙燄有聲。

蜀民李紹好食犬，前後殺犬不可勝計。嘗買一黑犬，甚雄壯，紹養之。一日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犬，其子自內奔出，正中其額而死。索犬不知所之，未幾紹病作犬嗥而死。

記警射飛鳥第九十

程明道先生爲上元主簿，始至邑，見人持黏竿以傷宿鳥。公取黏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任滿停舟郊外。

聞數人共語曰：此折竿主簿也。鄉民子弟自此不敢弋取宿鳥者數年矣。

新塗楊兒以捕鳥爲業，被殺甚多。一晚有寒雀棲樹上高處，乃急裝黏，登高取之，忽枝折墮地，一竹簽刺入腦中，流血被面而死。

記警啓蟄蟲第九十一

曹武惠王性不喜殺，所居室壞，子孫請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皆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存心愛物如此。

趙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垣，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

胡僖方省試時，欲寓一潘姓園，見羣蟻集室中，以數十萬計。家僮捲火欲焚之，公力止曰：以吾一夕之安，致傷數十萬命，吾不忍也。竟辭而去。後入試，審三書義，但見羣蟻戢戢筆端，逐之不去，遂思如泉湧，至四

經義蟻卽不見，旣中式。司試者評公文云：若有神助。

記警無故斬草木第九十二

宋哲宗宮中戲折柳枝，適程頤在經筵，進以方長不折之說。聞帝宮中盥漱噴水避蟻，因講畢請曰：有是乎？帝曰：然。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人問之曰：與自家生意一般。可見草木雖是無知，若無故而斬伐，不幾自傷其生意乎？

司馬溫公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

記警笑人體貌第九十三

魯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何叔子趨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闌而語。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後四國同伐齊，戰于鞶。齊師敗績，國幾亡。

晉杜預督荊州諸軍事，攻江陵。吳人知其病癰，以匏繫狗頸示之。有大樹似瘻者，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破，盡捕殺之。

宋王安石，饒氏甥也。舅以安石庸理如妓皮，輕詆之曰：此行貨亦欲求官耶？安石後大顯，以詩寄之曰：世人莫笑老娘皮，已化龍鱗衣錦歸。傳語晉江饒八舅，如今行貨正當時。諸舅慚沮。

王陽明先生講學時，有秦和楊茂者候門求見。其人聾且啞，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婉曲曉諭，茂時扣胸。

指天斃地稽首再拜而別後其人爲善終身子孫有榮顯者

記警破人婚姻第九十四

夫婚姻者合二姓以衍宗祧關係最重乃或因私仇宿怨而妄詆其男女追論其家世偶將結而一語中停登方合而片言成隙豈不犯鬼神之怒乎又有嫌貧悔盟恃強離婚者尤于天理有害倘有司徇情曲斷使之分散所供成案卽作離書皆大損陰陽也謠云一世破婚三世窮蓋有意破毀最是慘毒之行宜受此惡報者或問至親密友托我詢訪亦可專意和合誤人終身否曰若容貌粗陋宜爲掩飾或其人不肖及其家世不當聯姻者勸之斟酌可耳

張寅安福人少從叔振烈遊學于冀冀人有憐其才者館穀之後領順天鄉薦冀人事欲與之聯姻寅曰寅嘗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問者已十年矣何忍因其年遠地隔而竟負之耶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之父母亦議改適其女以死自誓凜不可奪至是遂偕伉儷後寅成進士康封安人

太學生景姓者流落他郡家有一子又被人拐去而景不知也儲書數年僅餘銀三兩偶見一窮人鬻妻慨然贈之夫婦得完或謝而去至明年送還猶念其貧堅不肯受夫婦心大不安以景生親自炊煮乃買一小豚送之景不得已勉強應允及攜入門乃卽景生被拐之子悲喜不勝聞者莫不歎異

記警讀書無序次第九十五

朱子讀書必循序而致精以爲窮理之要嘗曰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一般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又曰以我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

而茫然。又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至求其放心一章。曰：我放心未收。如何讀書能記？乃獨處一室，靜坐月餘。自此讀書無遺。

司馬溫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校錯字。未終卷。誓不讀他書。此學者所難也。

記警讀書不知要第九十六

謝上蔡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言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殊不解。後來省悟。每以此接引博學之士。又謝上蔡曰：明道先生嘗教某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程子嘗言：作文雖不害道。若一向專意。則志局于此。安能與天地同大。

朱子曰：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

先正云：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又方遜志先生謂門人磨鏽曰：汝讀書幾年。尙不識箇是字。

記警讀書不務實第九十七

嚴君平賣卜成都。與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悌。雖終日講學。而無諸學之名。士大夫謂

可不知此意。

朱子曰：今日正要端本澄源，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沒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失前忘後，而可謂之學乎？

朱子又曰：目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意念粗淺，于自己分上，無毫髮得力處。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

蔡虛齋曰：若是真學問文章，必有見于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必有見于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

記警讀書不能疑第九十八

楊龜山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世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許魯齋設教懇款周悉，必使通曉。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看出有疑，有疑卻看出無疑，方是有益。

陳白沙曰：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

記警書法潦草第九十九

程明道先生作字甚敬。曰：非是要字好，只此便是學。
黃山谷見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藁本，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

陸象山曰：寫字須一點是一點，一畫是一畫，不可苟。陳白沙曰：予書法每于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勿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圓，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止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記警養生導氣第一百

人有踏導氣者，問明道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富鄭公以邵堯夫年高，勸學修養。堯夫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後遇疾，笑謂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疾革。伊川頤曰：願先生自作主張。曰：無可主張者。

陸澄以多病從事養生。陽明先生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志專于是，則養身之道在其中矣。元靜但當清心寡欲，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徒弊精神于無益耳。

右記百行考旋，百事只是一事。學者能于一處打得徹，則百事自然就理。不然，正所謂觀着堯行事，亦無毫許多聰明。那得動容周旋中禮也。

人譜類記增訂六

作聖篇

○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述作聖第六。

張子東銘篇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而下

埋沒卻東銘今特爲表而出之止緣儒者專喜講大話也余嘗謂東銘遺勝西銘聞者博然

寇菜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長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富鄭公年八十猶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又語有羣居閉口獨坐防心二語最喫緊

楊慈湖先生曰吾少時初不知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乃反觀內索久之得其一已而又觀索得其二三已而又索然後見過不勝其多乃大懼力改

薛文清公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樞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王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當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

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然見良知親切工夫，亦自不難。

錢起新曰：人言知過悔過，尚是虛事。須是補過，補得一分，方改得一分；補得二分，方改得二分。晋卿前輩問
言：補過如以新繪補舊摸，更加堅固，方得永無破
綻。若只以舊補舊，豈能長久。此意更得進步法。

蔡虛齋曰：禍莫大于縱己之慾，惡莫大于言人之非。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曰：華而睆。大夫之簣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吁！此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亟矣，不可以易。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死。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徐庶少時任俠，擊劍，雙死人手，折節學問後，遂與諸葛孔明齊名。

趙清獻公思絕慾，掛父母畫像于臥床中，以自監。趙康靖公中歲，嘗置黃黑豆于几案，以分別善惡。此亦可謂能自警者。

橫渠先生少喜談兵，嘗以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勸之讀中庸。先生感悟，遂盡棄其學，而進求之。六經醇如也。

朱子嘗言：自見李延平先生後，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非。

呂東萊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

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

邢七自云一日三箇點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而錯者也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

陽明先生初溺于任俠之習再溺于騎射之習三溺于詞章之習四溺于神仙之習五溺于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

王心齋入京師言動詭異都中人大駭還至會稽陽明思裁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陽明送客出門外心齋長跪堵下曰某知過矣陽明不顧心齋隨入至廳事復厲聲曰仲尼不爲已甚陽明于是揖之起時同志在側莫不歎改過之勇。

右記遷善改過只有曾子易簷是千古榜樣前輩有言曾子已至聖人地位易簷一事只看他氣象如何後人言改過多是隔靴搔癢都不切貼程子所謂只向人面上說一般話是也所以終身不長進克念作聖豈易言哉。

劉忠介公人譜類記跋

證人之學，自尹氏和靖發之，至忠介而始昌。其學實合紫陽、姚江，而一以貫之。遺集二十四卷，先刻於杜氏尺莊，與其弟叢陽後刻於霞西沈氏。天下學者宗仰之。咸豐中，越郡遭寇，叢山劉子祠堂所存文板盡燬於刦灰毒燹之中，遺集萬然無存。蓋漸以湮沒不傳矣，豈不可慨也哉？同治戊辰，得山陰傅氏所刻人譜類記一編，爲先生喫緊爲人處，亟付手民，以廣其傳。俾讀是書者，咸知人之所以爲人，入乎譜之中，母出乎譜之外，庶無負先生立教之苦心也。歟！吳興丁查臣敬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簡編印行

◆G五二六七
徐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人
附類記
譜

撰

者

劉

宗

周

發

行

王

昌

沙

南

正

路

五

印

刷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發

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埠

(本書校對者夏若璉)

14286

